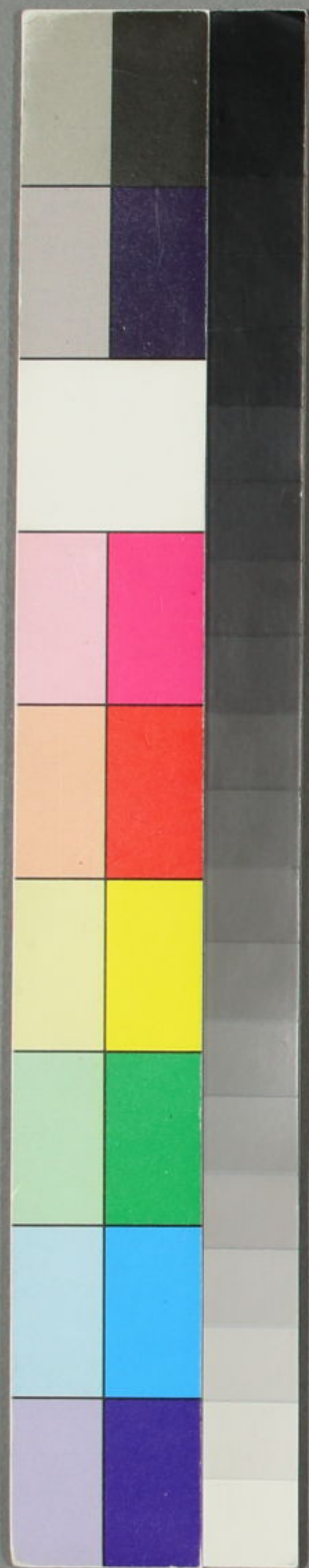


道古堂全集



976
1



和
976
卷 /

全譜
籙古
道
許
仲

全鑑
古今

許傳沛
謹題

卷之十
卷之九
卷之八
卷之七
卷之六
卷之五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道古堂全集十六冊

- 第一冊 文苑傳 袁序 汪序 墓誌銘 像贊 文集
第二冊 王序 目錄 卷一之四
第三冊 卷五之八
第四冊 卷九之十三
第五冊 卷十四之十八
第六冊 卷十九之二十三
第七冊 卷二十四之二十八
第八冊 卷二十九之三十三
第九冊 卷三十四之三十九
第十冊 卷四十四之四十三



第十冊 卷四十四之四十八
第十一冊 詩集龔序 周序 張序 曹序 全序
何序 曹序 汪序 目錄 卷一之六
第十二冊 卷七之十一
第十三冊 卷十二之十六
第十四冊 卷十七之二十一
第十五冊 卷二十二之二十六
第十六冊 集外文 集外詩 軼事 汪識

國史文苑傳

杭世駿仁和人博聞強識於學無所不貫藏書千萬卷
目睇手纂詩文宏肆而奧博中雍正甲辰鄉試乾隆初
年舉博學鴻詞授翰林落職歸杜門奉母暇則與里中
耆舊結南屏詩社歌詠太平著有道古堂集行世

序
國家大科不數舉而吾杭魁壘數公輒應運而起康熙
己未則汪東川霽沈昭子珩沈開平筠吳志伊任臣邵
戒山遠平諸公東川位躋通顯纂輯多官書其自著不
少概見昭子有十三經名文鈔及耿巖集開平有斗虹
集志伊廣郭氏山海經注補梅氏字彙又刺取唐季諸
霸國事爲十國春秋戒山纂元史類編以續其先世宏
簡錄而太原閻百詩獨許吳爲博覽雖十國失引文瑩
玉壺清話之南唐先生傳要不足以相揜也
今上初元則陳句山罔卿沈椒園臬使陳泉亭太守而

序

國家大科不數舉而吾杭魁壘數公輒應運而起康熙
己未則汪東川霽沈昭子珩沈開平筠吳志伊任臣邵
戒山遠平諸公東川位躋通顯纂輯多官書其自著不
少概見昭子有十三經名文鈔及耿巖集開平有斗虹
集志伊廣郭氏山海經注補梅氏字彙又刺取唐季諸
霸國事爲十國春秋戒山纂元史類編以續其先世宏
簡錄而太原閻百詩獨許吳爲博覽雖十國失引文瑩
玉壺清話之南唐先生傳要不足以相揜也
今上初元則陳句山罔卿沈椒園臬使陳泉亭太守而

吾師堇浦先生實冠會垣名在甲選同卿臬使刊書行世盡人知之太守由郎署出守瑞昌以循良稱詩文不多見先生入詞館以考選陳言得薄譴以歸歸益感奮思報

國惟有文章用愈刻苦於學必得仰副

詔旨所謂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而後沒齒無遺憾焉閱數十年亘寒暑昕夕手鉛槧一編不少懈所爲詩古文詞名道古堂集共七十四卷其他發明經史薈粹藝文又十八種卷帙繁重以百計者並若干萬言論者謂吳志伊之博覽先生駸駸欲過之卽其勤於著書同舉

者亦斂手交推無異辭閒嘗僂數鄉之先哲起是科者兩舉僅得九人焉蓋瑰奇大雅之才若斯其難也矧其爲一科眉目以人重而不以科重者乎鑒嘗考宋王厚齋於淳祐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著書多至七百卷論者謂其著述之富冠絕古今今先生是集不減深寧而他所撰述又適相亞則其發憤於學洵足爲得第者一雪其言也顧或者往以先生一出而蹟放廢

聖時爲先生惜夫詞科之弊水心葉氏嘗譏之矣先生所成就卓卓若此其與以一聯之工而擅終身之官爵者得失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或者又謂先生記誦敏而隸事多爲未脫詞科習氣是又不然昔荆溪吳氏謂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鑒嘗竊窺先生之作如山海之聚珍錯爐冶之化金鐐都市之鬻貨幣大則彝器分物細至谷童醉盤無所不有亦無所不可有較幸於東萊之不多作而又無年者是又天之所以厚先生而昌其身後名也抑又聞之厚齋弟子袁桷官翰苑

時欲悉以所著進於朝因循不果厚齋沒三十年其書梓於慶元桷首爲序以厲夫後之學者鑒不敏獲預校讎之役勉從先生嗣子賓仁之請謹備述吾鄉先後同舉諸公與先生之所以不愧是科者爲里之好學者勸竊附桷於厚齋之義云乾隆戊戌年春三月受業袁鑒謹序

蘇州府文舉文舉之弄文筆劉氏九平春三日受業其
舉前公與衣主之祖以不對景林香試里之後學香
精之好或對衣主臨午資才之精論論其香味去對同
林效與元師首欲求以觀夫對之學香器不為對好
謂為然以祖著或然勝因前不果取香對三十平其

序

先生捐館之逾歲嗣君賓仁奉其手訂道古堂集屬予
審定予辱交先生五十餘年竊窺先生之學大抵以六
經為之根貫穿羣史出入百家以掇擷其精腴而高朗
卓鑠衷於性情胸之所蘊筆舌閒皆克傾瀉之故其節
亮其氣華其辭宏肆而奧博一時羣雄莫與抗者予學
識闇昧老病日昏雖披讀一再過而集中所徵引勿獲
細為稽討陶陰焉馬之訛懼所不免爰商之先生舊交
翟教授晴江顧廣州涑園梁侍講山舟互相讎校三君
子欣然襄事而以教授君董其成是集始開雕於先生

之嗣君一時朋好並門下著錄之士未覩全集者爭釀錢以爲鏤板之助始工於乾隆乙未春二月迄工於丙申冬十月文集四十八卷詩集二十六卷嗚呼先生足以不朽矣先是先生在詞館應

詔陳言無狀奉議落職歸歸而杜門奉母暇則偕里中耆舊襟契及方外之侶結南屏詩社歌詠太平蓋瞻戀魏闕葵藿向陽之忱未敢一日忘也生平著述有石經考異禮例史記疏證兩漢疏證三國志補註晉書補傳贊北史纂畧金史補闕諸史然疑兩漢蒙拾歷代藝文志兩浙經籍志續方言文選課虛詞科掌錄詞科餘話

榕城詩話元宗錄等書刊行者僅小品五六種其大著尙存篋衍或能次第校梓以永其傳嘉惠來學亦我輩後死之責也歟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小雪後五日槐塘汪沆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墓誌銘

錢塘應澧撰

世廟詔開制科未舉行

今上龍飛益督徵四方博學鴻詞之士試

闕下得十五人馬不次擢用三十年閒登台鼎者劉文

定公綸領節鎮者劉公藻躋卿貳侍講幄者齊公召南

陳公兆崙周公長發餘或改郎署守令由編修先後改

御史者杭先生世駿沈公廷芳也諸公皆遭際盛明捧

日雲霄而先生以言事獨先罷斥海內士林識與不識

聞先生名無不扼腕太息故事翰林部曹保薦御史先

試章奏

上親第其甲乙而用之先生條陳四事言過切迂旨推問舉主相國徐文穆公免冠謝罪下先生吏議尋放還或有謂信而後諫咎其躁進者又謂

聖朝無闕失奚賴書生喋喋爲然先生惟知言其所當言雖一時得罪

聖主匪但不誅直臣且聽納之數十年來天下督撫漢人參半不專用滿人於四條中已行其一惜所陳天下藩庫宜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不可悉解內部因

上盛怒闕不終卷故未邀采納昔賈生遇漢文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誼發之爲忌者所間然其後文

帝納其言而養臣下有節再從其計而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最後思賈生言而分齊爲六國

今上遇先生始斥其狂而繼納其言與賈生之遇漢文何以異而賈生自太中大夫屢遷諸侯王傅猶上書言事而先生一蹶不起君門遠於萬里遭遇又不侔矣然今上遠過漢文設終省先生章安知不悉用其言又安知不起先生田閒而大用之知遇出賈生上耶踵先生後者孫副憲灝諫西巡湯給事先甲諫廷讞觥嶽嶽有名於時

聖主終不罪以死仍參朝列先生得罪後言已採納使

有於

上前開陳者初政寬大必無終歲雷霆而先生放逐若此命矣夫舊有奉和

御製詩句云雨後青山淡似詩

六飛南幸馬上猶哦先生句不去口隨蒙

詢問左右以病廢對三次迎

鑾未邀

恩顧而先生閒居養母樂志終身無幾微憾色自號秦亭老民云先生性通倪不事修飾著屨訛黑斜脫不易也讀書五行並下少時與同里厲鶚汪大坤爰聞望張

燿龔鑑嚴璲諸名輩結讀書社日有課月有程湛深經史名譽卓然在史館纂修三禮奉

敕編錄內府書籍分別去留人以爲榮罷官後主講廣東之粵秀揚州之安定兩書院弟子景從士流仰鏡其著述有禮例續禮記集說金史補史漢疏證北齊疏證詞科掌錄各若干卷道古堂詩文集八十卷藏於家杭氏先世自丹陽徙仁和曾祖玉森祖士瑋父機生六子先生其次也字大宗號堇浦雍正甲辰舉人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編修保舉御史去官以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庚辰考終里舍壽七十有八配蔣夫人後

嘉言錄 三
六年卒壽八十有一實九月戊申也生丈夫子十人安
仁某某女子子四人適丁健汪彭壽胡一陽應澧孫三
人某某以乾隆四十八年某月日卜吉於畱下之大馬
山奉寧先生之體魄夫人暨篋室張氏姜氏合窆焉諸
子惟賓仁存是科學問淵雅以天台齊侍郎暨先生爲
二妙侍郎後緣事逮問釋歸旋卒詞科之不克終始
君恩者亦惟兩人賓仁以澧學於先生久乞誌幽之文
乃撰銘曰
謹論申一官折匪榮科目而以直節十五人中報
國最亟佳城開氣蔥鬱埋干將速白日



董浦先生像贊

不夷不惠大仕亦農
與時舒卷抱道始終
研經自力玩世不恭
東方而後僅見此翁
長沙耿國藩撰



序

甲寅夏季杭君董浦編次所爲文得百有幾十首先是
董浦以博遊宏覽鉤補經史間以餘溢爲篇什及近代
書義括精剔華不可形逐獨古文辭最後出意撝挹恒
嗛嗛未敢矜執閒示同里聲類則素習于是者亦褫魄
眙目罔或捉搦蓋董浦才力雄獨而鬱積淵邃若曾潭
靈湖不長輪遠逝勢且不止且夫文誠難言也世有學
焉而文不著者未有不悅學而文焉者學焉而文不著
唐之孔穎達陸德明宋劉攽馬端臨諸人專事博奧風
藻罕矐顧世推檢鏡或亦未敢輕訾外此開設堂奧爲

斯道宗主胥鑽厲潛精舉林酌海味腴而尋根實遂而
光曄炳焉述作學乃醞釀先喆來賢異塵合軌逮廬陵
眉山或病其稍疎典籍矣然觀史之傳廬陵也曰博極
羣書好學不倦眉山竄謫海外手錄漢書成比于貧兒
驟富度其磨礪反覆詎等綴學之士因陋就寡莫知本
原者若不悅學而文此直近世悠繆之響榮遇之弋邱
南汪氏所謂士習益陋斯文寢以衰薊固陵毛氏詆爲
專用一家言空疎揣摩周章錯出不足昭白黑其足珍
久遠哉董浦于學誠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
千萬卷董浦枕籍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閒過友人

館舍得異文秘冊卽端坐默識括略其要實乃已遇有
離合設甲乙辨難輒反覆數千言不能了銳心若此宜
所爲文立言撫意實有到人所不到者夫儲之有厚薄
發之有深淺自然之情也董浦茲編特珙璧之先資耳
其他論著弄諸篋衍者固纍纍未盡世之人耳董浦之
聲而未盡讀其文讀其文固亦未識董浦之所爲文也
夫其文具在卽其所爲文亦在也窮千萬卷而不畏其
難或亦可以達其畔岸也夫同里王瞿會祥

卷一
御試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御試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御試賦得山雞舞鏡
御試經解
卷二
御試史論
卷三
河清海宴頌

道古堂文集目錄

卷一

御試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御試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御試賦得山雞舞鏡

御試經解

卷二

御試史論

卷三

河清海宴頌

聖主躬耕藉田頌
聖主臨雍禮成頌

卷四

周易經傳集解序	尚書後案序
洪範解序	毛詩叶韻序
毛詩原志序	春秋闡義序
禮例序	續禮記集說序
四書考異序	四書誅茅序
韓氏經說序	

卷五

漢書蒙拾序	後漢書蒙拾序
補通鑑紀事本末序	中書典故彙紀序
李少宰遺事序	施愚山先生年譜序
羅總戎年譜序	休寧徐氏新修族譜序
蕭山王氏族譜序	余氏新修族譜序
昌安童氏續修譜序	亢宗錄序

卷六

西寧府志序	烏程縣志序
昌化縣志序	平陽縣志序
華岳志序	東城雜記序

塘栖志略序

理安寺志序

兩浙經藉志序

黃氏書錄序

律呂管見序

卷七

呂語集粹序

文選課虛序

金石契序

孫月峯書畫跋序

韻典析疑序

一角編序

端溪硯志序

蓮坡詩話序

秋窗隨筆序

焯掌錄序

瘡苑序

名醫類案序

續名醫類案序

卷八

制義宗經序

古文百篇序

古詩選序

唐律類箋序

聞鶴軒唐詩選序

李太白集輯註序

王右丞詩註序

李義山詩註序

蘭皋風雅序

影園瑤華集序

卷九

重刊九靈山房集序

林餘齋先生存稿序

梁谿父先生詩序

桐乳齋集序

筠谷詩鈔序

鮎埼亭集序

李蓮塘詩序

春暉堂詩鈔序

翁霽堂文集序

愛日堂吟稿序

雙清閣詩序

江警堂遺稿序

許子遜詩序

卷十

小稱意齋詩序

柳漁詩鈔序

胡鏡舫春曹存稿序

南垞詩稿序

沈沃田詩序

俞爻心詩序

枝棲集序

南齋集序

然葉齋詩序

席寶箴遺詩序

王清暉詩序

卷十一

蔗尾集序

何報之詩序

筏舫集序

張南漪遺集序

趙勿藥文集序

吾盡吾意齋詩序

嶮岨山人詩序

張蔣齋詩序

瑞石山房遺集序

飛鴻堂初稿序

閒閒齋詩序

補史亭贖稿序

周靜山制義序

卷十二

李芳遠詩序

潘華蒼詩序

竹香閣詩鈔序

孫三坡遺詩序

汪恬齋遺詩序

金存齋遺稿序

爽籟山房詩集序

遠村吟稿序

秋竹館小稿序

范雪軒遺詩序

沈寶華遺詩序

丁誠叔遺詩序

亡妹吟草序

從子良甫詩序

卷十三

胡聲甫南塘雜詩序

秦楚芳天啓宮詞序

趙編修使滇集序

申改翁出蜀集序

雪泥紀遊稿序

西山紀遊序

盤山紀遊序

佛日記遊集序

津門雜事詩序

東臯雜詩序

師山草序

蓬廬小志序

卷十四

方鏡詩序

丁香詩序

半春倡和詩序

王古草和陶詩序

徐學圃輓詩序

對鷗閣漫語序

寫春詞序

百緣詞序

江玉屏詞序

迎新鑾新曲序

王崑霞北遊集序

瑛虛上人詩序

雲巢上人詩序

卷十五

送許貽豐之廣西序

送周西擊之官南澳序

送江岷山知晉州序

送倪介之之雲南驛丞序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送孫程萬還上元序

送金東山歸維揚序

送陸蘊山佐守南陽序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贈顧澥陸序

贈張誠然序

卷十六

建昌李先生壽序

梁谿父先生壽序

長沙周雪舫壽序

孫雲巖壽序

許月波壽序

翟龍文壽詩序

沈賡堂壽序

符以立壽序

林竹侶壽序

嚴漱谷壽序

孫瑤圃壽序

卷十七

及母吳孺人壽序

厲母何孺人壽序

趙母朱孺人壽序

王母楊孺人壽序

王母江孺人壽序 汪母周安人壽序

薛母孫安人壽序 施母劉孺人壽序

汪母江孺人壽序 縉雲李母壽序

廬州劉母壽序

卷十八

新修杭州府儒學記 安州學重建明倫堂記

揭陽縣學魁星樓記 常山邵氏重建康節先生

祠堂記 蘭溪范氏重修香溪先生

祠記 海寧吳孝子祠祀田記

汪氏遷浙宗祠記 重修東嶽長生廟記

重修淨居禪院記 修復巢雲古蹟記

卷十九

二十五峰記 七峰草堂記

愚菴記 止足齋記

書巢記 容齋記

古華莊圖記 掇英圖記

張氏五世著述記 欣託齋藏書記

補史亭記 待月巖記

觀魚記

卷二十

與汪湄麓論祠祭書 與周侍御論禁私罰書

與江慎修書 與趙誠夫書

再與趙誠夫 與張曦亮書

與張承之書 與黃莘田論詩書

卷二十一

荅任武承問起居注 荅問起居注二

荅問起居注三 荅問起居注四

復梁少師書 與王瞿書

與查桐山書 與何東甫書

與魏玉衡書

卷二十二

論王充 論許劭

論荀爽 論崔篆姜岐

論劉楨 論丁儀丁廙

北史彭樂傳後論 陳書江總傳後論

隋書李德林傳後論 通典通志通考總論

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議

師制服議 朋友制服議

為殤立後議

劫質議

韓詩至唐而亡解

國馬公馬解

卷二十四

重卦不始文王說

牛耕說

說緯

賈說貽朱林表

醫三世說

西漢立四經博士辨

魏收作史不避諱辨

梁簡文靈隱石像記辨

名將晚繆論辨

卷二十五

漢爵考

景教續考

補唐十八學士像贊

遂初老人像贊

說劍圖贊

王氏像贊

黃景菴像贊

沈在川像贊

先府君像贊

水月老人像贊

散花龕銘

秋聲館銘

桂堂銘

藻綠軒銘

醉道士銅鎮紙銘

杖銘

賜硯銘

桂堂著書硯銘

詩硯銘

隱拙齋箴

卷二十六

- | | |
|---------|-----------|
| 南軒易繫辭說跋 | 易序叢書跋 |
| 周易演義跋 |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跋 |
| 周易辨錄跋 | 初學尚書詳解跋 |
| 蔡氏傳旁通跋 | 古文尚書疏證跋 |
| 周禮集說跋 | 春秋經傳類對賦跋 |
| 契丹國志跋 | 大金國志跋 |
| 崇文總目跋 | 直齋書錄解題跋 |
| 至治條例跋 | 歷學新說跋 |
| 通鑑地理通釋跋 | 水經注朱謀瑋箋跋 |

卷二十七

- | | |
|----------|----------|
| 乾道臨安志跋 | 咸淳臨安志跋 |
| 寶慶四明志跋 | 開慶四明續志跋 |
| 滇略跋 | 鼓山志跋 |
| 洪武四年會試錄跋 | 文選類林跋 |
| 天祿志餘跋 | 黃四如文集跋 |
| 竹素山房詩跋 | 宋景濂未刻藁跋 |
| 忍齋文集跋 | 靈樞經跋 |
| 脉訣跋 | 漢官儀新格跋 |
| 袈裟集跋 | 王氏刊不自棄文跋 |

卷二十八

書 國朝諡法考後 書史記周本紀後

書 魏書鄭道昭傳後 書堯峯汪氏中星解後

書 漁洋山人題展子虔高歡歸晉陽圖後

書 汪息廬辨誣後 書五臺清涼山傳後

書 宣德彝器譜後 先府君藝餘類纂後記

晉安三鄭文題辭 慎端揆詩題辭

十駕齋集題辭 槩心集題辭

許氏連枝圖詩題辭 姚春漪懷人詩冊題辭

話墮集題辭

卷二十九

明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傳

黔陽令周文暉傳 吳川令黃應乾傳

名醫盧之頤傳 閻若璩傳

卷三十

梅文鼎傳上

卷三十一

梅文鼎傳下

卷三十二

張尚書伯行傳

卷三十三

馮景傳

丁敬傳

鄭氏家傳

卷三十四

龔鑑傳

馬石蓮傳

梁葭林傳

符南竹傳

趙谷林傳

玉几山人小傳

華泉居士傳

卷三十五

沈孝子傳

汪問松傳

盧鶴閒傳

胡銘軒傳

楊雪門傳

孫隱谷傳

卷三十六

陳安人傳

周母湯安人傳

陳母張宜人傳

汪母顧孺人傳

洪母吳宜人傳

魏母奚孺人傳

江母劉淑人傳

孫新婦方氏傳

卷三十七

彭無山遺事

內翰李公遺事

書趙氏老婢事

孝隱先生諡議

孝貞先生諡議

祭沈端恪文

祭孫澹齋先生文

公祭楊母文

卷三十八

移志局理學名儒柴先生狀

刑部侍郎王公行狀

翰林院侍讀鄭公行狀

涿州知州許君行狀

朱秋圃先生行狀

卷三十九

沈端恪公神道碑銘

工部侍郎喬公神道碑銘

福寧總兵官費公神道碑銘

番禺陳氏墓碑

卷四十

胡東樵先生墓誌銘

徐文穆公墓誌銘

封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梁公墓誌銘

任處泉墓誌銘

卷四十一

梁文莊公墓誌銘

禮部侍郎齊公墓誌銘

卷四十二

內閣學士徐公墓誌銘

顧月田墓誌銘

嚴十區墓誌銘

陳渭川墓誌銘

汪浚臣墓誌銘

姜念劬墓誌銘

江警堂墓誌銘

卷四十三

查天行墓誌銘

馬秋玉墓誌銘

趙用賓墓誌銘

許樂亭墓誌銘

翟溼含墓誌銘

余乃承墓誌銘

汪扶搖墓誌銘

趙淺山墓誌銘

卷四十四

方聖祥墓誌銘

吳協南墓誌銘

周汝盤墓誌銘

黃再岑墓誌銘

趙松谷墓誌銘

胡夙成墓誌銘

沈逸菴墓誌銘

姚辛菴墓誌銘

胡樂菴墓誌銘

金存齋墓誌銘

邱星河墓誌銘

卷四十五

宗人府府丞徐公墓表

陳泉亭墓表

吳長公墓表

費霞初墓表

胡景初墓表

沈先生墓表

汪蘅洲墓表

鄭載黃墓表

顧包山墓表

卷四十六

徐太夫人墓誌銘

袁孺人墓誌銘

馬恭人墓誌銘

周節母墓誌銘

邵孺人墓誌銘

先姊吳孺人墓誌銘

楊太夫人墓表

唐母墓表

李母墓表

卷四十七

戴珠淵墓碣

張景韶墓碣

受萬夫墓碣

王澹和墓碣

林阮林墓碣

沈房仲墓碣

孝女吳淑士墓碣

節孝趙母厝誌

周母權厝誌

卷四十八

先伯祖壙銘

先叔祖壙銘

誌伯兄殯

節姑許孺人墓甄

三殤瘞甄

女夫丁秀才停棺誌

詩僧亦諳塔銘

淨慈芟虛大師塔銘

龍翔嶺雲大師塔銘

道古堂文集目錄

卷四十八

大前賦

三

三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道古堂文集卷之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御試制科卷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為韻

原夫子建天元丑為地柄試推策於二篇實肇基於三
正帝出震而成艮一元之運皆本中德以流形星伏戌
而見辰四序之行必於合神而布令析之是名九星統
之乃云七政數得主而有常道無為而不競撫辰惟勤
授時在敬奇全耦半積五位以相乘兼兩函三合六爻
而互應爾其積寸該分課虛責有生成備而變化行神

鬼交而柔剛剖五則一三七九相後先六則二四八十
居左右探天根者必以爲圓蓋之心溯地極者必以爲
方輿之紐馬拳毛而圖浮龜坼文而書授大衍置閏以
歸奇皇極居尊而用九求天產則音以出清聲唱而濁
聲酬求地產則管以成陽律終而陰律奏驗空積於忽
微窮歲差於章部是故自焉逢以至上章隨乾道而錯
行由星紀以訖元枵叶坤維而比壽三才鼓盪一氣陶
鈞天樞之行五五二十五數而俱合地軸之奠六六三
十六宮而皆春元功不宰大化轉淳天之五合於地而
六氣爲之磅礴地之六合於天而五味爲之氤氳穹蒼

於焉發散沉礪於焉列陳海結爲錯山融爲珍彼夫陰
陽風雨晦明之殊狀者順施逆受無非穆清之元化酸
醎辛苦甘之効精者遞生互尅壹皆富媪之元神丕成
大運綏茲烝民氣結爲味六情所以無拂味稟於氣五
性所以克馴用以歎會通之妙極交錯之文特是財成
有道輔相有宜五德之當王者尊則利導而節宣者有
序六物之成功者退則和齊而斟酌者有機功先截竹
令戒愆期繩方應矩徑員象規卦剖分以應候圭測景
以成儀音有君而有臣律一雄以一雌六管各有同而
叅以二變則七始兼夫八十四調五子厥惟倍而虛其

中央則四維周夫二十四時和聲繆聲之不忒大餘小
餘之畢齊於以見聲音之道直與天徹而歷象之志罔
與律違暨夫玉燭調璇璣定懋對之功以成愆伏之虞
畢罄惟交泰者大同亦有感者必應天運則春生夏長
秋斂冬藏罔乖夫九紀之宜民生則水潤火炎木滋金
克備兼夫羣產之勝百神是以有明德而瀆擾不聞兆
民是以有孚誠而悖淫俱靖夫律居陰而治陽原準乎
五部之盈虛歷居陽而治陰實關夫六府之歉盛天五
下降則生數卽以開成數之端地六上行則成數卽以
爲生數之竟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善言天者

所以驗於人冷倫作律大撓作甲隸首作算窮其理者
所以至於命則夫苞符之運固日著於天壤而參兩之
功能不歸諸睿聖洪惟 國朝之錫福實承

三后之作君鴻業超於古昔學統徹夫天人辨律而發
徑一圍三之誤則房范之爭盡息調歷而通圓田勾股
之郵則中西之惑俱泯義仲春而和仲秋作訛成易之
咸叙南正木而北正火神祇物類之惟寅五方順布六
宇同欣物有菀枯以元氣而消其天札時分消息卽方
寸而施以陶甄是以百福之祥在宥三皇之世如春
皇上秉祇肅之純心偉神明之接武以中正者調鈞以

合同者握矩六官修而五行之氣無愆五福兼而六壘
之宜以序泰階之星流符北辰之杓居所饗飧牢醴養
賢及民歷象璣衡敬天篤祐于是上探五辰之秘遐綜
六術之傳理參乎大易之大數演乎先天之先或前疾
或後畱大中者默運夫陰消陽息或東盈或西縮有合
者潛協於右轉左旋媿管窺之末學探三統之遺編洵
高深之莫贊敢玩索以窮年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太史公曰六律爲萬事根本蓋律也者所以備數和聲
審度量權衡而歸之於一者也而六律又本於黃鍾黃
鍾之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而六律皆
出焉六律正而萬物皆原於此矣自呂覽有三寸九分
之說論者以爲八寸一分管固莫有長於此者也同位
娶妻隔八生子遞減而至應鍾其管四寸二分管莫有
短於此者也而黃鍾之八寸一分管餘三寸九分以爲
含少之宮蓋此三寸九分者卽所以爲消息增損之樞
而大呂以下之所從生此其說雖巧合而非確詰也夫

天體員故函三而爲一子之數一參之於丑得三參之於寅得九三者一之積也九者三之積也今以含少之宮求之則三者其寸九者其分適與三統之數相符而八十一寸之管得矣且夫管有空積卽不能無忽微有忽微則其數奇零而不整而獨黃鍾爲宮則太簇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南呂之羽皆以正聲應之而無有忽微斯同心一統之義不復與他律爲役也非黃鍾而他律則雖當其月自爲宮者其和應之律必有忽微斯黃鍾之所以爲至尊也蓋變宮變徵在禮運不入於旋宮則黃鍾之宮無忽微矣以十二辟卦言之律呂之配

自大呂以至應鍾各居其位而已黃鍾之位居子天一所生之水也而其宮屬土故月令季夏又中黃鍾之宮水於五行爲最先土於五行爲分王而黃鍾兼之斯其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然則度量衡無不原於律而黃鍾又爲律本故五度以度長短而由分而寸而尺而丈而引掌於廷尉者皆本黃鍾之微而成著也五量以量多少而由龠而合而升而斗而斛掌於司農者皆本黃鍾之實而生物也五權以權輕重而由銖而兩而斤而鈞而石掌於鴻臚者皆本黃鍾之重而爲衡也夫漢志所云廷尉卽古秋官之屬也則以之正天下之法而罔愆

漢志所云司農卽古地官之屬也則以之司天下之養而罔乖漢志所云鴻臚卽古春官之屬也則以之均平天下之事而罔失至若太史公作史記不列兵書而於律書見之正以古人行師吹律聽聲牧野之師自鶉至駟爲七列自子至午爲七同而下宮上宮於以布憲施舍迨至春秋以還猶能歌南風而知其不競則包羅者廣矣蓋在天爲十二辰在地爲十二野在人爲十二律所以包舉萬象而黃鍾出焉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於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古之帝王順天地序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貞天下於

一同海內之政者胥此道也夫

賦得山雞舞鏡

七言排律十
二韻得山字

誰將翠羽度花關
朗對青銅意態閒
寶匣舊含輝皎潔
雕籠新出翅迴環
錦衣未必輸文綬
金爪何勞罨玉環
閨苑不棲春晏樹
蒼苔猶印雨餘斑
乍窺宛轉霓裳拂
作對蹁躑紫燕翻
翹尾影疑宮扇
合舉頭光訝翠裘
頰晴舒繡臆
空中見風刷
疎翎望裏還
啼處祇憐交頸好
看場誰惜折腰艱
劇知意愜關
生動直愛身輕妙
轉圓飲啄久甘依
麥隴飛翔何幸近
蓬山已歸朗曜初
呈技豈假清溪始
照顏

紫禁若容聆雅奏
九苞隨仗願躋攀

樂世世掌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故立博士祇於五經至蜀文翁使相如東受七經見蜀志秦
必傳華陽國志云遣雋士張叔蓋斯時孔壁之孝經論
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語已出故也唐初號谷那律為九經庫似九經之名至
唐始定而沈約志宋書之百官則云周易尚書毛詩禮
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
經為一經合為十經洎何異孫作為問對而十一經之
名定矣陸德明撰經典序錄祇稱九經而亦為孝經論
語孟子爾雅撰音是十三經已萌芽於此但其末附以
老莊二子則經之名反隱故開成刻石長興鏤板亦祇

有九經斯時孝經以石臺別行爾雅為書學專習故不
兼及耳孟蜀廣政母昭裔等漸次刊布逮宋淳化始得
畢功然孟子尚闕宣和間席旦刻於成都學宮而後備
李至判國子監五經之外請修七經之疏以備刊刻仍
未及於孟子也明嘉靖萬歷閒南北兩雍前後并刻而
十三經之名遂徧海寓矣此諸經分合之大畧也秦政
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書禮晚出最為殘缺孔惠藏古文
尚書於屋壁至孫臨淮太守安國為之傳遭巫蠱事未
獻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而上之齊建武四年有姚方
興者又得舜典二十八字合之河內李氏所獻泰誓書

之古今文備矣禮出淹中劉向父子所校有明堂陰陽
王史氏惟士禮以后蒼周官以河閒獻王傳平帝時又
有獻逸禮毛詩左氏春秋者而諸經畢出矣經之有章
句者詩則齊之杜撫毛之毛亨禮記則馬融盧植春秋
則服虔論語則包氏周氏孟子則趙岐是也其以注稱
者鄭元王弼韓康伯之於易鄭元之於三禮鄭興鄭眾
之於周官韃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之於爾
雅唐明皇之於孝經是也其以疏稱者孔穎達之於五
經楊士勛之於穀梁徐彥之於公羊賈公彥之於周禮
黃慶李孟愬之於儀禮元行沖之於孝經皇侃之於論

語孫奭之於孟子邢昺之於爾雅是也其以傳稱者孔
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是也其以解稱者杜預之於
左氏范甯之於穀梁何晏之於論語是也惟鄭康成解
詩稱箋魯申培趙毛公說詩稱詁張華云聖人制作謂
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劉勰云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
授於後又云傳者轉師注者主解宅情曰章位言曰句
劉知幾云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
絕孔穎達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呂忱
字林曰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
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箋六經奧論云箋之爲言

魏晉閒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邢昺云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惟疏定於唐初其名無所詮解或以爲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也說本亭林顧氏論其列於學官者漢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元帝時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旋罷不用東漢建元時增至十四博士而罷穀梁立李封爲左氏博士魏黃初中設五經課試之法又爲穀梁立博士典午受命增十九

人至江左復減爲九因荀崧之議增至十二曰周易鄭氏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儀禮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以穀梁淺俗不足置會王敦之難不行宋又增至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齊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氏孝經浴及魏梁皆置五經博士唐開元間歸崇敬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開成元年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宋有九

經五經三禮三傳諸科元祐時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紹聖元年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元皇慶中始置經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設問並用朱子章句集注詩以朱子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朱爲主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注疏明仍其制而注疏少衰矣三易掌於周禮太卜連山宓戲歸藏黃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則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歸藏氏得河圖商人

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三者之說皆合第信以夏易爲出於神農周易爲出於伏羲與山海經相反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信說同鄭康成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彥疏云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穎達作易正義引鄭云夏曰連山象山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鄭鏗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爲雲或以爲山說者未嘗衷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賈公彥云以義明易則周非地號周

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爲周也鄭鏗則兼疏周易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易言易脫康成易簡不易之義正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沙隨程氏晦菴朱氏本其說遂有周爲代名之解三易名稱不同如此易自商瞿五傳而至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王同授淄川楊何齊卽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復從周

王孫授周氏古義傳作易說三萬言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張禹彭宣之學本於施而施氏之學多言陰陽災變之說梁邱之學又本於京房迨後費直又合文言彖象傳於每卦於是遂有費氏之學今文尚書者出於伏生口授以隸書寫之故也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壁以竹簡寫蝌蚪文朱子疑其較今文易讀又晚出而獨無譌損故吳棫羅璧王柏陳振孫吳澄歸有光羅喻義等紛然皆著辨焉詩分四家儒林傳云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趙間言詩者本之韓嬰頗與齊魯間殊要之一也

魯國毛亨趙國毛萇皆爲詩作訓詁傳毛氏行而魯詩亡於西晉齊詩亡於魏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鄭漁仲以爲亡於五代也春秋漢初有四家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鐸椒虞卿之微見於劉歆七畧蓋爲左氏而作漢興不立博士故不果傳禮有五傳高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曲臺記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戴聖刪爲四十六篇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則馬融所益也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

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閒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宋王安石黃度皆不之信缺而不解俞廷椿王與之邱葵陳友仁舒芬五家皆謂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天官及春夏二官之羨者九地官之羨者十有六秋官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皆不亡於是割五官以補之而周官復裂而不完矣儀禮孔壁古文本五十六篇存者十七篇外有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三禮注學禮見賈誼新書古大明堂之禮見蔡邕論元吳澄嘗取二戴禮爲禮經補逸其實與古所逸之禮渺不

相合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父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又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大學在小戴禮第四

十二篇原無經傳之分二程子始以己意更之而朱子爲之章句葢槐葉夢鼎王柏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於聽訟之上王守仁尊信其說爲旁釋一卷以發明之其實注疏之本字句脫簡石經之本又出僞撰不若朱子所分節次爲易曉而可習也今文孝經獻於顏貞古文孝經出於孔壁今文十八章鄭氏爲注古文有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凡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傳唐開元七年以二本詔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謂鄭氏非鄭康成有十二驗其義乖疎請行孔廢鄭司馬貞謂孔傳已亡于梁劉炫所述本近儒妄託請鄭孔

依舊並行至于五代二家傳注皆散佚經文之別爲古
今如故邢昺因元行沖而爲疏者今文也溫公隸寫以
爲之指解者古文也自晦菴刊誤行而古今文之不同
始定於一矣茂陵郭威以爾雅爲周公所制然猗嗟刺
魯莊淇澳美衛武皆在周公之後揚雄以爲孔子門徒
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劉向以爲張仲孝友之
文後人所足張揖以釋詁爲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
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通所補或言沛郡梁
文所考邢昺疏云皆解家所說先師所傳疑莫能明也
馮休刪孟司馬光疑孟繼荀卿之非王充之刺而加甚

者也陸筠翼孟余允文尊孟仍劉軻之舊闢李觀鄭厚
蘇軾之論而辨之者也中庸自漢儒已有爲之說者藝
文志所列二卷是也梁武帝又作制旨中庸講義故其
理較大學獨著宋天聖八年始以大學賜進士王拱辰
元豐中程子始紬出列於四書爲之章句或問者朱子
爲之發明章旨者輔廣饒魯以暨元明諸儒析文約理
何啻百家我

皇上接道統於唐虞闡微言於洙泗由修齊以致治平
西山真德秀瓊臺邱濬兩家之正論其必有取也夫

西山真諦亦與漢和欲雨之五篇其心由如山大
 皇土對敵錄伏官與國如言外夫四由德德以文官平
 論奇百宋好
 論之發則草言亦解風論會以體天德論德文以理
 天體中野千故錄世以四書為文章以理問答宋千
 野神大學辭者未天學八平故以大學為文士上其
 文志問既二卷其也宋知帝又神論首中論論道
 神神文論而後之香山中論自與論已首論入
 論山論論選五余次文會五以國重入書論平馬機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御試制科卷 經進講義

史論

史之有正史也自正閏之統標之也班氏承劉歆七畧
 以世本戰國策秦事楚漢春秋等篇列於春秋之後而
 不立史名自齊王儉撰七志梁阮孝緒撰七錄部分其
 類而隋書經籍志仍之有霸史有偽史有通史有實錄
 有起居注有日歷有時政記自唐迄宋莫之能改必以
 馬班諸人為宗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一則文直而

通古堂文集卷之二
事覈一則文贍而事詳補之者褚少孫宣布之者楊惲
相次撰續者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
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校叙之者固女
弟曹大家從大家授讀者馬融等作八表及天文志者
馬續解之者徐廣裴駙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
彪鄒誕生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矣服虔劉德伏儼應
劭鄭灼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
項昭韋昭劉寶臣瓚之外又有包愷蕭該之音晉灼之
集注蔡道謨之集解大顏小顏之決疑集注而漢無隱
滯矣漢自中興以後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晉

室遷徙三惟一存范蔚宗刪七家之漢書及東觀記自
以爲筆致雄放體大思精然表志闕如皇后稱紀方術
濫及神仙列女表章蔡琰識者有遺議焉獻帝以固書
文繁難省詔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立典有五志
焉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范史以爲
文約事詳論辨多美唐貞觀中嘗以是賜交州都督李
大亮下書曰此書叙致旣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
君臣之義而科舉試士亦以悅紀與史漢爲一科晉末
袁宏以東京史籍不倫惟張瑩漢南紀差詳因參摭記
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劉氏史通云世言漢中

興史者惟袁范二家而已陳壽三志魏氏稱紀蜀主稱
 書厥後孫盛為魏春秋於武帝亦稱本紀唐書藝文志有魏武本紀
四卷習鑿齒始正其誤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
 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况暫
 制數州之眾哉見世說注梁武帝集諸臣編通史吳蜀二主
 皆入世家劉知幾獨謂曹逆劉順而以帝王之少康光
 武侯伯之秦繆楚莊比方昭烈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
 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司馬光作通鑑而不
 帝蜀朱子作綱目正之張枋撰經世紀年獻帝之後即
 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是即漢

晉春秋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之旨也南豐呂南
 公吳興鄭知幾永康陳亮嘗有意更定壽書而皆不就
 廬陵蕭常元陵川郝經明晉陵謝陞相次編削進蜀以
 帝制退魏於載記三國之正統乃定統而論之三史有
 得有失三志有短有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遷
 之失也蘇子由譏之見識有限體致局弱此曄之失也
 葉水心譏之鄭夾漈論固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不無
 過激然古今人表斷自伏羲神農貨殖列傳及於白圭
 子貢是其史例已紊矣陳壽敘事質直較遷固或不如
 比蔚宗則有過况董袁劉呂諸傳為范史開先乎晉氏

修史從賈謚之議以泰始為限斷厥後公私互有著述
迄於齊代數其可徵者陸機撰三祖紀干寶撰宣訖愍
七帝紀束皙撰帝紀十志鄧粲撰元明紀曹嘉之劉謙
之徐廣郭季產皆撰晉紀王韶之撰安帝陽秋訖義熙
九年之事習鑿齒孫盛檀道鸞皆撰陽秋杜延業撰春
秋畧司馬彪王隱謝沈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
雲沈約鄭忠皆撰晉書何法盛撰中興書庾銑撰東晉
新書荀綽撰後書張緬為史抄蕭子顯為史艸何劭為
荀粲王弼傳荀伯子為桓元等傳陸機肇始而未備王
韶續末而不終見文心雕龍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語本唐李

華蕭穎士集敘謂其書簡畧直而能婉語本晉
文選中晉紀總論浮譎罔盡機要語本虞預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多竊
寫王隱之書謝沈才學在虞預之右習鑿齒裁正桓元
之覬覦非望以晉繼漢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其詞甚
正皆晉書孫盛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其書詞直而理正
而劉知幾以為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
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荒裔而陋華夏鄧粲湘
州曲學亦有心典謨文心雕龍蕭子雲弱冠便畱心傳著梁
本臧榮緒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南齊書本傳褚法
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劉祥撰宋書敘
錄歷說諸晉史

云沈約故造奇說謝靈運虛張高論道鸞不揆淺才好
出奇語大抵爲晉學者王檀尤劣皆本史通唐貞觀中以前
後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詔房喬與中書侍郎褚遂良
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喬奏取太子左庶子
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
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
儀等八人分功撰錄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
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
可觀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
旨總題御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舊唐書云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宰相世
系表又訛作房喬松此史文之不同也然史官多是文
咏之士好採短部小書詭譎碎事如曹干二氏紀孫檀
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美事遺畧甚多又所評論遠棄
史班近宗徐庾競爲綺艷不求篤實史通所謂飾彼輕
薄之句編爲史傳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
高士矣自南北分疆而史官各矜所習島夷索虜互相
詆刺是非不衷於一李延壽預修六代之史館中墜稿
仍存於宋見徐爰沈約裴子野本於齊見沈約吳均本
於梁見何之元劉璠本於陳見顧野王傳緯陸瓊本於

魏見魏澹本於後齊見王劭李德林本於周見柳虬牛
 宏本於隋見王劭本故其所採多於本書矧八書自梁
 陳周隋而外多闕畧不全宋到彥之齊桂陽王鑠傳魏
 孝靜紀皇后傳神元平文昭成諸帝子孫明元六王太
 武五王景穆十二王諸傳後齊文襄紀茹茹公主彭樂
 等傳若非兩史於何得其行事然好述妖異謠讖談嘲
 小事不無繁猥又敘事過簡刊落本書語多割裂至若
 天文五行之變異州郡之建置禮樂之損益職官輿服
 之因革經籍之存亡散在宋齊魏隋諸志者宜總為一
 而乃僅存紀傳不求典故實迹是所短也故喜之者或

歎為佳史

公溫

而非之者竟詆為小說

朱子

實當並存不可

偏廢如以十史重複別思有以更定之夾漈通志荆川
 左編可謂簡而該矣究不得絀出別為一史溫公修通
 鑑六朝之事一以委之劉道原敘致既簡徵引尤博事
 多十史所未備如陳文帝鴨羹餉軍彭樂芒山之戰之類惜其限於編年不
 可析為紀傳興化李清嘗以八書分注兩史之下江左
 盛稱其書而學士家終不得一見苟能取是數者之長
 以益李氏之所短別為糾繆數卷則庶無遺憾矣隋書
 之志不以隋為限斷何也貞觀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
 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

李百藥撰後齊史至十年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詔藏秘閣惟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惟合狐德榮重預其事南補梁陳北補齊周最為該備至高宗永徽七年太尉長孫無忌進奏俗呼為五代史志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故也以舊唐書為短者林駟晁公武也以新唐書為短者劉器之唐庚也舊書不出一手或一事而兩見淮安王神通論功房元齡與神通傳兩見賈明觀事魏少遊路嗣恭傳兩見山棚事李師道呂

元膺傳兩見或一文而兩載宇文歆諫獵表巢王元吉李綱著衣冠議楊炯冕服議本傳及輿服志兩載或一人而兩傳楊朝或一言而前後錯出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見李光弼傳前云臨陣擒其大將徐瑁玉李秦授周摯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李正已傳希逸母卽懷玉姑也又云節或兩人而彼此回護裴洎度使侯希逸卽其外兄也或兩人而彼此回護裴洎甫牛僧孺李以陽城之直諫而入隱逸以張易之昌宗之佞幸而附張行成以薛懷義之淫亂而入外戚以孔穎達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之說經而不入儒林劉敦儒宜入孝友而在忠義傳庾敬休請於歸州置巡院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竟得列於忠義大抵順宗以前

其事較詳宣宗以後其事多畧宋嘉祐重修歐陽修爲紀志宋祁爲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皆著作之才同預編纂廢舊傳六十有一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志三表四文省事增然歐公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尙小學刻意文章用字僻澀文彩太過譙孝寧評其失韓子中辨其惑吳縝糾其繆有以哉亭林顧氏嘗謂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旣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宋開寶中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史多至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有因舊史所改者梁嘗更戊日武舊史悉復爲戊

張文禮爲王鎔養子號有仍舊史所闕者梁主友貞改

王德明舊史書張文禮張守進唐莊宗立高祖已下四廟及奉冊母曹名填劉鄩討

氏爲皇太后后愍帝之奏謚上册皆失其月日有補舊

史所無者唐李嗣源克潞州晉歲時遣使契丹周世宗

寨舊史皆不書褒貶義例仰師春秋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

而人不以爲過乃其著論是非往往不公梁爲唐之篡

臣王彥章實濟其惡而列於忠義元行欽不屈於唐明

宗烏震不降於張文禮而獨冒不韙之名至其書皇伯

敬儒以正晉出帝卽位之非是猶浴濮議之誤也惜乎

新史行而舊史久廢官私所藏無從收拾在官者散見

於永樂大典一書在私者海內更無副本惟姚江黃氏

有之而已蕩為煨燼矣宋史過繁約之則其事不完嘉定
歸有光祥符王惟儉揭陽王洙莆田柯維騏臨遼史過
川湯顯祖新建徐世溥皆事編削迄無善本
畧徵之則其文不足契丹國志松漠紀聞金源世凡三
變天會皇統之間一變大定明昌之間一變南遷而後
又一變前多憑於實錄後乃質之野史論世者欲定其
優劣難矣元史其史之最下者乎閭巷之所述編之乎
史冊而不更董搏霄傳自名董老爺案牘之所陳措之於文章而
不易日知錄云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重見
錯出繁蕪特甚雖有解縉之正誤許浩之弼違胡粹中
之續編莫能救也豈非迫於速就之故哉編年之法肇

始竹書左氏其粹也荀袁紀東西漢之始終吳曾類南
北朝之征伐而司馬氏之通鑑功最爲大集衆手而成
歷十九年之久觀大目錄知年經國緯之昭晰觀修書
帖知挾摘校計之精詳觀考異知舊史小說之同異公
自謂平生精力萃於此書殆非誣也朱子因溫公舉要
胡文定公舉要歷補遺兩書別爲綱目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凡例既定付
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之訥齋屬筆尙欠詳謹間有脫
誤失其本意朱子蓋欲更定而未暇也其後遂昌尹起
萃作發明祁門汪克寬作者異望江王幼學作集說上

虞徐昭文作考證武進陳濟作集說正誤建安馮智舒
作質實永新劉友益作書法皆不免於迂陋洵乎紀載
之難也補溫公之闕者金履祥王宗沐薛應旂也拾朱
子之遺者陳桎商輅南軒也以云通知其意則可若以
論著作之大則瞠乎後矣統而論之隋志正史六十七
部唐志正史雜史七十五家宋志亦不下八十餘人或
紀一朝或兼前代工拙旣分是非互異梁武通史事備
而例疎王通元經義嚴而詞短蘇轍古史掘腐遷之曰
科李燾長編煩史館之編審事如積薪理同懸鑑非能
明於得失孰能平愛憎以評其優劣乎我

皇上兢業承天稽古出治延攬著作之才以備承明之
選臣胸無一得才乏三長承
制下問敬以宿所研習者爲我
皇上覲縷一陳焉

皇土願歟一刺焉
傳不聞茲以詠祖而賢者為好
聖土願業承天辭古出於茲
皇土願業承天辭古出於茲

經進講義

詩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臣按天運健行而不息聖學日進而無疆其時憲聰明而合撰天德者惟主敬以立誠而已矣帝王膺家國天下之任統修齊治平之全正己率物皆不能無待於學若誠主一無適法天行健斯於所性之全體恒虛靈而不昧而聖德乃昭著於天下矣曠觀三代合主殷之高宗周之成王其最盛者也高宗遜志時敏開萬世典學之源而言進學之功則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二言為尤密夫光明者性之本體也書之降衷詩之

秉彜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皆是物也賦予之初本
無加損而人以血氣之軀接事物之變知誘物化光明
之本體不因之而昏昧者蓋鮮其微彰於視聽動履其
施及乎家國天下光明則樞機慎而道洽於人心不明
則措施乖而害流于一世故帝王之學與儒生同而其
所以充此學也則又與儒生異儒生進德修業一人之
事耳及於一家及於一鄉一國止矣帝王則萬物在宇
有一性之不明即一性與萬物睽矣有一息之不光
明即一息與萬物隔矣先儒謂存養之則晶熒斷喪之
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然則光明之本

體果何由而使之晶熒呈露不致於晦蝕伏藏乎是非
學不爲功然則學將何以致功非法天體之健行不可
天體高高在上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兩曜之運行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學當勵
其益動而巽之志深其漸進不已之功其有所就也若
日之升而粹精以底於成其有所將也若月之恒而充
實以觀其大繼繼繩繩靡有間斷令德有融湛然常覺
是豈聲色嗜慾之所能昏蔽哉嘗覽前事頌聲之作多
在成王之世其間詠祖宗之盛烈述民氣之和樂制禮
作樂光昭四海勲業可謂隆矣而聖學之高明廣大實

有以兼綜條貫乎其中學其可不務歟要之敬者成始成終之事戒懼慎獨然後可以誠身學聚問辨然後可以明善成王繼體守文遠法文之緝熙近宗武之敬勝馴致於夙夜基命宥密此卽其日就月將之明效也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按此聖人富民之政至周且切蓋與虞書六府三事

相爲表裏太宰總其大綱故第曰任司徒頒其職事登萬民則任之之實也夫百產之精生於天長於地而實成於人人誠因時致力無有怠荒則高黍卑稌秋禾夏麥以及凡物之生遂無不隨在以獻其利取之可以無禁用之可以不竭第人情好逸惡勞急於趨利而惰於赴功所以聖王之世設農官制里胥立黨正皆所以糾其功而督其業而頒之者司徒任之者冢宰也然其中必有序者蓋食爲民之天穀乃食之本故首重而不容緩卽如豳風所載先以于耜舉趾爲要務亦此意也民生有食必有佐食之需必有居處之賴凡瓜匏果蓏以

及材木竹箭之美皆民所日用而不可缺者此園圃虞
衡藪牧故卽次及之亦如剝棗斷壺于茅索絢繼南畝
而卽及之之意也工賈又次之者器皿財貨正以資民
之所不足由本以及末也嬪婦臣妾又次之者絲枲爲
服物所必需疏材爲食物所遞及此由外以及內由上
以及下也至於轉移執事則卽以八職任之蓋閒民不
營已業苟非力作則衣食終何自而生故終則及於是
焉凡此皆天地自然之利而聖王必逐一爲之經理者
正以見物產之利不盡瘁則不生衣食之源惟克勤乃
有獲且職不遺於閒民是聖世無偶棄之人物不遺於

疏材是聖世無可棄之物至於民無游食業不懈弛則
目自不炫於淫靡心自不馳於奢侈循分節儉用禮食
時是又於勤劬之中可以獲淳樸之道傳所謂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又所謂勞則善心生者端在乎此大司徒
言十二職而此獨言九職者蓋大司徒主教故必分別
言之要之學藝世事服事三者本在上文九職之中是
九職已統包乎十二職也大司徒不言閒民此獨言閒
民者大司徒主頒職事故不敢使有可閒之民豕宰職
任萬民自不敢使有無事之人呂氏所謂天涵地育廣
大氣象也

禮記樂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有禮樂之德者乃能述禮樂之文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奸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反情以和志卽上合生氣之和也比類以成行卽上道五常之行也姦聲亂色淫樂慝禮前儒未有確解臣以爲淫樂卽姦聲之充類慝禮卽亂色之流極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非淫樂乎

欲敗度縱敗禮非慝禮乎聰明爲耳目之用顧於此則失彼心術爲天君之令專於一則廢百聰明之所畱者淺心術之所接者深然未有聰明之所畱不本於心術之所接者聰明心術旣畱接於此則精明強固之氣衰而惰慢邪僻之氣得乘而入之君子莊敬日強旣不以惰慢邪僻設於身體則凡耳之綦聲目之綦色鼻之綦臭口之綦味心知之綦明膚百體之綦安佚莫不自然而無矯拂廣大而不偏徇行而宜之之謂義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從來理煩治劇于天下必先從一身之防邪訖欲始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所以防其外也淫樂慝

禮不接心術所以制其中也外無聲色之惑則內以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以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惰慢之氣自消居處有度進退有禮則邪僻之氣自遠內外動靜交相爲養耳目以屏姦亂而得其順正心知以絕淫慝而得其順正百體以去惰慢邪僻而得其順正率性以用情而志自和復性以踐形而行自成物有當然之則事有一定之理體信以達順利物以和義此古聖王制禮作樂之本也

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臣按治道有污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疎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善惡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於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二字宜若爲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朞月旬朔之間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慎則一事叢其弊一方受其害粹至雜投其忽不及謀者必衆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

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
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踪三
代盛王豈有不及然臣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淳化嘉祐而止甚且
尙有不及焉者何也則以仁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
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
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蚤辨也臣聞天之生
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
父母爲心愚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願
皇上于深居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未當

於天心用人或恐未慊於衆望讒夫女謁未必有內寵
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傾宮璇室未必盛巖居川觀巡
遊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恤其饑寒間巷憚發宜
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獲若已納隍之心有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後坐明堂而出政治風動從欲之
休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頌

省試河清海晏頌 有序

自古帝王之興類皆有休嘉之協應醴泉朱草黃龍赤雁之屬見於載紀者倦編而刊筆或未免為史臣侈大之辭若夫河海之大或源或委其蹟實而有據難可塗飾自漢以來禹貢九河之故道既湮塞不可復韓牧王橫之策稍近迂濶至唐宇文融欲循舊迹以開溝洫後施之亦罔有成效一石之水載泥八斗其淤濁乃其性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海則包絡九有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前代多設重鎮藉
以爲控扼外蕃之地漢之樓船隋之總管宋元之舟師
水軍制防綦慎然猶數煩調發不能折筮而使我
皇上臨御以來澤被八紘恩敷四隩太和元氣洋溢於
宙合景星卿雲之炳耀鳳皇麒麟之來遊嘉禾瑞繭之
貢珍旣足以昭 盛世之瑞應晉鄭宋衛之郊當大河
之口宣房瓠子前代屢塞屢決 特發帑金固堤刷岸
免斯民於魚鼈河神效靈水清見底者千里若一瀕河
氓庶踴躍鼓抃稱歎爲曠古所未覩蓋將以昭
聖人溥博之符而海外臣隸之國若占城日本大小琉

球爪哇滿刺伽奉冠帶頌正朔者凡數百處聞

中國有至人不昭懋德地不愛寶咸喁喁然抗首躋足
思托帡宇梯山航海罔憚遼遠四譯之館至不能容
聖天子嘉愍其誠煦嫗而覆育之王會之篇職貢之圖
藏諸象胥者遽數不能終物猗歎休哉稱極盛矣小臣
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河爲帶控海亦襟喉備極宣洩聿
彰懷柔於億萬載莫不克由河性善徒厥土則濁量水
一石泥旋滿斛縛菱下捷視此堤束瓠子雖塞未解涸
復海王百谷吞納大瀛夷途針路哨守置兵颶颶噴薄

鴻鴻超積乾端坤倪顯豁畢呈我
皇紀歷川后率職遠從昆侖近自徒鬲上下天光曠馳
晃碧銀潢倒流千里淵澈海波汪濊德普則宜穿胸駢
趾黑齒黃皮寶帙賅具各有所持來獻
天子遠致慕思

皇帝慶衍瑞應遙見坤珍厚謐鏡宇寧晏浩浩洋洋羣
動舞抃梯航匪遙詎止革面乃開明堂肆覲羣后秩望
禋宗河先海後六服肅共萬里奔走小臣對揚敢拜稽
首

聖主躬耕藉田頌

有序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藉田者
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粢盛而以農事勸民事也
書益稷之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周思文之頌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載考傳記尤稱博矣

皇上體祁姚之德勤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視農辨上下
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

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藉於千畝之甸告虔事也爾乃甸
芒效職盛德在木巽風融洩解雨霖霖土膏動矣青壇
嶽立翠幕雲布遐阡繩直方買族互井壘正矣掌舍設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三
桓甸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授儀典文洽矣倉庚于飛
杏華屬野葱惇在軛蒼龍先馬時物備矣

皇上撫御耦以三推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舉
趾于耜佐

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訪國美者稽舊史考方載者在
往牒臣嘗驗之隆古虞周之盛咎繇作歌召伯矢音非
徒侈一朝之盛美亦將使大君之德昭然耳目而自昔
泰始躬耜亦有辭賦元嘉親耕厥著簡冊矧我
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鉅辭
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永無極臣伏揣固陋謹於動容

發音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 丹宸用備采擇辭曰
於皇

清廟奕燿蕭燼曾孫孝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高
廩于豆于登實粟實穎明昭

上帝俾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 君子

是蹕榮暢協風祥暉麗日爰區九穀爰召三農儲駕廛
左物有其容其容孔嘉祁祁喬喬有坻有櫛有芬有苾
迺咏大田乃載鎡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昫昫南畝我
后履之駢駢岷作我

后喜之匪惟履之汜濩澤之匪惟喜之尚飲食之我日

進平堂文集卷之三
四
斯昕我物具訢實屢豐年用荅
后勤德之勤矣下民之主歲之屢矣
上天之祐欽哉欽哉咨爾九扈

聖主臨雍禮成頌

有序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著雍月維脩宥 詔有事於太
學先期下所司各庇職以上考國程稟經義用丕集於
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蠲禮官具儀大胥簡徒司樂
授罷事將屆

皇帝蒞於齋宮三日齋廼陳 法駕詣辟雍躬釋奠大

臣陪位小臣就列六軍七校旣匡旣肅禮成

上御彝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敷闡經術諭以迪教育材
之法于時生徒萬人園橋瞻企咸稽首願化仰奉
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史官得與觀聽親望 休

光良用抃悅退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采惟
檇昧實懼且慙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自五帝始其
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一之也亦越有虞厥
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義姬氏受籙兼用四學設教
之方於斯爲備漢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攷
古樹儀數典具物我朝

列聖肇一區夏大啟學流文德錫極

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
興行右文之治從未有如國家之盛者也

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訖

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

親臨學宮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真神明
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鎬京辟雖諸什咸
登於咏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咨誦今乃幸際

昌期預觀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攄然自臣子近光之
願下士鳧藻之情誠有不容自弇者謹獻頌一篇拜手
稽首以聞頌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綏惟后曰攸好德戢戢有衆其
羣千億翼翼秀良萃此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謂禮容
樂服稱是令譽若彼良畝惟勤菑畲若彼純璞琢爲珩

通古堂文集卷之三
六
琚珩琚鏘鏘多士濟濟我

皇顧之嘉樂豈弟廼詔太常廼命司繁青陽之吉式昭
典禮典禮戒備

皇帝攸行物瑞雲炤神勰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前
聖後聖合德一堂堂皇業業上棟下宇銀榜環林重檐
夾廡犧尊青黃冠裳黼黻樹羽崇牙象箭鼉鼓乃考鼉
鼓列辟左右敷席振策奉璋贊卣槐蔭成行棧樸薪樗
凡此羣材悉爲

帝有

帝有恩言如春斯暄

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諼鼉誦夕居曰
惟

帝恩明明

列祖教澤孔湔

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啟天百物熙皞展
唐虞年勗哉多士敬修厥詣或德而材或道而藝庶幾
大成以承

帝筮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是何不察其本末也黃中廷論和議攬權數大事皆足以振南渡廟堂辱守之習其於易解時一證明其說於震之六五云剛不至於犯難柔不至於畏人雖九四之強暴莫能加焉此象之所謂可以爲祭主者也於益之六二云惟龜筮之无違天人之咸助而能永保其貞斯人臣之吉矣於蹇之象云蹇難之時有聖人者出而靖之必先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然後可以紓天下之難其宏議碩畫可以敷陳者類皆若此又謂石介因聖德頌以斥死遠方爲壯於前趾往不勝之咎漢明德馬后引進同列保護章帝爲歸妹女之終援古證今

辭達而理暢固非後儒之捃拾擗摻者可得比矣書在淳熙十二年表進時方以直寶文閣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初名爻象序雜指解繼謂爻象二字不可以該三聖先設卦畫次繫彖辭之意卽序雜二字亦未能槩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分乃依先所撰進春秋經傳集解之例改今名中間辨王弼之非指陸希聲之繆疑晁以道商瞿易傳之僞大旨明白粹美頗於經窟有鐵槌三折之勤奈何以一眚之失因并其全書廢之夫黃中之學生前屢膺御筆之褒歿後爲勉齋曲致推獎則史之所謂論易不合者特聖人畫卦之大旨文句意

義之間固未嘗不渙然而冰釋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尚書後案序

兩漢儒林各有師承守家法者兢兢不敢踰尺寸未有兼綜六藝博學而詳說之者北海鄭氏生於微言既絕之後獨能窺尋四代之制度虞夏商周之傳伏生述之鄭氏能言之也箋詩注禮具有成書春秋則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顯然與何休為難者散見於賈孔羣經義疏中唐初猶未亡也易則唐李鼎祚集之於前宋王氏應麟哀之於後尚書一經世宗偽孔安國傳鄭氏之注滅沒於散亡之後遂無有起而表章之者是鄭氏諸經不亡而尚書獨闕也光祿卿王君西莊當世之能為鄭

學者也戚然憂之鑽研羣籍爬羅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於鄭者悉甄而錄之勒成數萬言使世知有鄭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鄭氏之學而未已也馬融鄭所師也馬之言鄭不盡從也存馬之說知鄭之不墨守家法也王肅難鄭者也六天喪服難禮者疊出於書未數數然也參王之說存鄭之諍友也孔傳後出疑在魏晉之間孔嘗竊鄭非鄭襲孔也疏之與傳若禰之繼祖而亦間出鄭注則孔穎達亦鄭之功臣也爲鄭學當尊鄭氏尊鄭氏則此四家者皆當退而處後準諸魯兼四等附庸之例別黑白而定一尊此西莊論撰之微意也其曰後案

何也以經證經而經明以四家證鄭而鄭益明許慎臚五經異義而終之以謹案案之所由昉也其曰後何也前乎此者鄭能弼馬融之違後乎此者王肅不能匡鄭氏之失鄭注確而可循若春秋之決事比若老吏之已成事而成於此而案立於彼雖有異說可以增波助瀾不得喧客奪主西莊爲之推衍焉由繹焉講去其非而趨是則已矣昔馬昭未嘗親受業鄭門張融去鄭益遠堅持其說以枝拄王學西莊生又後於二人其曰後案其以是哉余性識闇劣讀經而不能疑疑經而不能斷卒業西莊之書昭若發矇姑以緇衣一篇插齒牙於五

十九篇之中可乎古者策用漆書久則剝蝕說命爲兌
命者言蝕而兌存故曰兌命也尹誥爲尹吉者言蝕而
告存告又蝕其上故曰尹吉也君奭在昔上帝周田觀
文王之德割以蝕不全而訛爲周申蝕其上下而爲田
勸蝕其左而訛爲觀此猶以偏旁剝蝕而致異同其讀
法則鄭有勝於孔者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
寒小民亦惟曰怨孔以資爲咨鄭解資爲至屬下讀以
字義論怨爲憤恨咨爲嗟歎怨深而咨淺怨重而咨輕
人情先咨而後成怨未有怨而以咨繼之者以措辭論
上辭曰惟怨下辭曰亦惟怨上下相應立言之體書言

雖古雖拙不應聱牙若是是皆孔穎達所未嘗采也魏
華父謂緇衣公孫尼所作尼爲七十子之徒縱使傳爲
孔安國真本亦已後一二百年而何忽不加察也間嘗
論儒術有顯晦而鄭學爲尤甚一顯於孫小同之輯鄭
志張逸趙商孫皓吳模之問崇精之答當時著述之精
蘊已發露無遺剩所謂禮堂寫定傳諸其人此其時也
旋晦於王肅之難旋顯於馬昭之申再顯於貞觀之定
從祀再晦於嘉靖張孚敬之罷從祀京山郝敬解九經
拾王肅之牙後也吾師淳安方氏棻如輯鄭氏之言爲
拾濬吳郡惠氏棟輯鄭注尙書是皆爲鄭學者也而其

書不顯於世，繇繇延遞，顯遞晦西莊，負振古之才，際經術昌明之會，竭卅年之精力，紹絕學於二千載之上，可不謂獨立不懼，踵賈孔諸儒而遞興者乎！鄙人於鄭學無能為役，慶鄭氏之有傳人，而又慶西莊之傳鄭氏，此書非余序，而誰敘歟？惜方惠二氏之不及見，反袂拭目，有餘慟焉。

洪範解序

天數五而其極至九而止，以皇極為中，合四方則為五，加以四隅則為九。猶後魏時議明堂者，或言五室，或言九室，其實一也。天有陰陽，而水火金木土生焉。繇汨陳之而彝倫斁，禹錫九疇，而攸叙疇之次。一曰五行，則已該八疇之全體。漢興，劉向父子許商皆以五行傳洪範，而究其極為孽為眚，為疴為祥，管其於攸叙攸斁之旨，深切著明矣。然猶未別其方位也。班固述之以為河圖，雜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二語遂開後世圖學之漸，紛紜膠葛，不可究詰。康節之學本於希夷，以河

圖爲十雜書爲九劉牧之學原於范諤昌亦出於希夷則又以圖九書十立解馳繆不足信明矣圖本於易易以對待爲體自天一以至地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治歷明時以至則壤成賦以一始者必以十終書亦本於易易又以流行爲用畫地則曰九州治水則曰九川封建則曰九服壇田則曰九井所以濟十之窮圖爲書之體書爲圖之用不信然乎演洪範者始於五九其五則爲四十五而言五十五者繆也猶畫卦者始於八極於六十四推而放之至於三百八十四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萬物之數終此以河圖爲十之明效也知河

圖之爲偶則知雜書之必用奇其理同而用各異卽範中所陳六十五字其目有九逐句詮之皆以奇立體五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奇也五福奇六極偶合之則仍奇也惟八政爲偶而以皇極臨之則偶之中仍有奇也雜書以九爲數劉歆所謂經緯表裏之說洞若觀火而何異說之紛紜不定哉此直異端之逞其私智不但於書不合於圖亦不合也烏程張明經拜颺葭牆縮屋研精經說經說中多異同之論而洪範爲尤甚講去其非而趨是則辯之宜亟也拜颺洪範解一書爲論者凡三十有五畫圖者凡二十有二先儒之說之可從者引之

以伸已說先儒之圖之可疑者闢之以正其訛純粹精也明辨皙也也大傳數言爲不易之旨此拜颺之本志也夫禹錫九疇而後更千餘年而箕子明其義又千餘年而向歆父子條其災異然猶止於五行五事也孔安國鄭康成釋其文然止於章句訓故也又千餘年而邵康節蔡元定始發其蘊然止於圖學也子朱子易學啟蒙乃盡抉圖書之秘籥而一洗從前支離蔓衍之習而範疇之理始彰明較著於天下拜颺生七百餘年之後卓然私淑於子朱子而暢其所欲言可不謂獨立不懼之士乎拜颺昔嘗以文謁余於家居別去十年而聞其

死又十餘年而其弟雄度以其書來乞序余老而耄忘拜颺之所稱者十曾不記其一二遇故物而得新知益我多矣輒引而伸之以爲其序拜颺不作孰能匡其失乎其是與非在雄度慎擇之而已

漢以前無反切之學鄭康成注三禮但曰讀如相人偶
之相不借縲之縲而已許叔重作說文諧兩字之聲以
定一字之音而已孫叔然始爲反切同時高貴鄉公譔
周易音仍不解反語叔然不見用也夾漈鄭氏謂出於
西域婆羅門何承天生於永明之初讀華嶽之華胡化
反承天恐其驚俗宋時諳斯道者承天一人而已齊梁
以後反切盛行字韻之書紛出隋開皇初陸法言撰切
韻五卷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音定而字亦定子朱
子用吳才老之說以叶毛詩庠黌所取則也余所獻疑

毛詩叶韻序

漢以前無反切之學鄭康成注三禮但曰讀如相人偶
之相不借縲之縲而已許叔重作說文諧兩字之聲以
定一字之音而已孫叔然始爲反切同時高貴鄉公譔
周易音仍不解反語叔然不見用也夾漈鄭氏謂出於
西域婆羅門何承天生於永明之初讀華嶽之華胡化
反承天恐其驚俗宋時諳斯道者承天一人而已齊梁
以後反切盛行字韻之書紛出隋開皇初陸法言撰切
韻五卷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音定而字亦定子朱
子用吳才老之說以叶毛詩庠黌所取則也余所獻疑

者有二孔氏仲達云詩有上二句爲韻而下單句不必
趁韻者謂之媵句蓋詩有咏歎之淫泆之以此法讀麟
趾三章首章趾子爲韻二章定姓爲韻三章角族爲韻
麟兮句不必叶也又以此法讀騶虞二章首章葭芘爲
韻末句騶虞之虞叶兮二章蓬縱爲韻末句騶虞之虞
叶紅一虞字而兩叶與麟兮之例戾矣以此法讀褰裳
二章讀權輿二章末句狂童之狂也且吁嗟乎不承權
輿則媵句也不叶是矣椒聊二章末二句采芘三章末
四句同屬此例也黃鳥章凡三韻棘息特爲韻穴慄爲
韻人身爲韻彼蒼者天非韻不必叶也車與華同在麻

韻車音居始自吳之韋昭古無有居音也穠矣唐棣之
華王姬之車證之則有女同車章首二句爲一韻下四
句爲一韻下章行與英爲一韻下四句爲一韻蓋一章
二韻也叶車與華而就琚都叶行與英而就鏘忘殊爲
未協陸法言云吳楚則時傷輕淺吾儕生長南方駛舌
之音誠所不免少而受學至白首而音仍不諦况窮鄉
僻壤無先識遠慮之士可與諮問者乎昌化胡君敏求
知反切之不易明陰陽清濁重輕子母與夫啞喉啞喉
開口閉口齊齒撮口之不易審與夫開承轉縱合之五
聲坪爲細聲烹爲粗聲兵爲發聲怦爲送聲之不易辨

與夫翻切音紐標射諸法之不易尋取子朱子所嘗叶者易反切爲一字洞若觀火師以是教弟子以是敦苦心樸學所以嘉惠後來者至矣自赤水踵吾門而乞序余爲改定數章不欲其爲子朱子佞臣也其騶虞作媵句讀鄉先輩毛氏馳黃已先得我心不敢沒其實也敏求將刊以問世余獨更有告者坊刻塾刻類皆出于陋儒之校勘而詩尤甚穠矣之穠秩秩之秩從衣不從禾此猶偏旁點畫之誤也家伯維宰今竟訛作冢宰宰卽春秋宰咺宰孔之宰宰夫也上不與卿士類下不與膳夫內史趣馬類義理全失疑誤後學不小矣敏求將悉

改正焉村塾之師毋驚怪而不安庶古學可復而習俗不至難移是書之有功于世豈曰小補哉

卷之四
二

不空獲錄其書之存於世豈曰小辭哉
如五經林壑之而世變習而不變淵古學何窮而晉谷

毛詩原志序

詩何以言原志也原詩人之志也詩者志之所之小序
之言也小序之出於子夏與不出於子夏吾未敢妄定
也其言爲毛傳所據依是秦火所未焚出於漢世無疑
夫立乎千百年以上習俗之所傳聞大師之所授受上
邇成周止千年耳又歷千年中間城郭變移人民遷播
東西周之風會已渺在天上而欲更以後世之意見懸
揣前人之性情說愈繁而事愈不合此小序之不可廢
也歸安慎子端揆讀詩先考形勢知申息爲南北門戶
甫許與申國唇齒故申地在所必守而甫許亦當並戍

知封謝爲鎮南土城齊爲鎮東方命韓侯爲鎮北貊皆
宣王振興擘畫所以安內而攘外者又謂讀詩當詳經
制及德業盛大之實際辟雍泮宮學校造士之規模也
載芟良耜井田重農之體製也瞻彼洛矣見一時軍政
之肅軍攻見一時朝會之嚴出車欵杜見撫軍士之情
六月采芑見制夷狄之策皇矣篤公劉見創業之艱難
作豐宅鎬見建都之形勝此皆經國之大猷也於思齊
抑戒見聖學精微之極致於物則民彝見聖德神功之
大端此則德業之最盛者諸如此論皆貫全詩以推求
作詩者之志志明而詩之旨洞若觀火矣又謂詩當論

世鄭譜不可不遵也詩在何王之世某公某侯之時時
世定而憂愉欣戚自見而勸懲刺誡亦見以此求之與
序皆合而無鑿空臆斷之病允矣乎其爲原志也然非
端揆自執一見也善言詩者莫如孟軻氏軻之言有二
一曰以意逆志一曰知其人論其世端揆以論世而定
詩復以逆志而知人孔門可與言詩者有二遊於孟氏
之門者有三高子也公都子也孟仲子也言皆見於毛
傳千百載之後有端揆出而參錯其間孟氏之門有四
矣由是而深究子夏之旨由是而折中於孔子傳詩嫡
冢不在是乎或謂集傳不可違背端揆自說詩原非與

集傳立異鄭康成之箋箋毛傳也而其言時時與毛傳異習毛者未嘗廢鄭也端揆欲為子朱子之諍臣而不肯為子朱子之面友度亦子朱子之所深許其有功於小序則馬貴與范逸齋諸人已有開其先者矣

道古堂文集卷之四
三
集傳立異鄭康成之箋箋毛傳也而其言時時與毛傳異習毛者未嘗廢鄭也端揆欲為子朱子之諍臣而不肯為子朱子之面友度亦子朱子之所深許其有功於小序則馬貴與范逸齋諸人已有開其先者矣

春秋闡義序

余少時嘗為公羊之學或日或不日或書地或不書地糾繞煩碎竊疑聖人褒貶之微指必不在是既讀董遇之所訾與夫杜預之言其失而又於釋例見其端遂壹意於左氏然猶樂其文繁理富而已歸安慎子告我曰公穀理悖而事誤左氏理得而事明嘗歎以為知言既而出其春秋要義相質句櫛字比尚仍王崑繩魏叔子文士之結習於聖人竊取之義未合余弗善也別後又二十年慎子之闡義成旁羅衆說擇善而從舉鄭衆劉實以下二十九家之例悉掃而空之而後宣尼之心事

如青天白日懸象著明於天下其爲義也精矣其說曰
世言春秋不合於聖人之旨者有三聖人以忠恕爲心
凡刻深之論如法吏深文以苛致其罪者非也聖人以
易簡處事凡紛紜瑣碎與一切穿鑿之說非也聖人以
中爲本以權爲用凡拘於凡例與一切用後世淺見以
測聖筆之予奪者非也知此三非虚心玩索一以左氏
爲斷求之於義而不求之於例義同則辭同非由乎例
之合義異則辭異亦不必曲徇乎例之變隨事各異以
著其情蓋例之一定者易知而情之難明者多晦原情
以各明其歸趣左氏一書之大指盡是而慎子一書之

大指亦盡是已或謂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余
謂左氏之文浮誇其義不浮誇也如以文王崑繩魏叔
子輩嘒嘒可以置喙如以義抉聖之精慎子不儼然經
學中一大師哉

學中一大相時
 子輩與製以置製或以是則聖之誠也子不備於
 禮也其文皆循其美不習循也或以文王其誠也
 大許亦盡其日也時制愈及言者其難也空刃習者余

禮例序

王荆公詆春秋為斷爛朝報余謂春秋之斷爛在月與
 日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未嘗闕也禮經經秦火漢開
 獻書之路而不盡出今所存者不止於斷爛而已補之
 以三春秋傳而不足補之以春秋外傳而不足又補之
 以管荀諸子及西漢諸儒所說者而仍不足所謂存什
 一於千百也士禮一十七篇豈盡士禮哉大射則天子
 之禮也聘燕則諸侯之禮也公食則大夫之禮也大事
 莫重于祭而天子諸侯無祭禮王事莫重于大饗大饗
 有七而其禮久亡士有喪禮而諸侯以上無喪禮天子

諸侯有覲聘而征伐無行師用兵之禮舉其大端其爲斷爛也多矣况起居服食之末節乎鄭衆劉實撰春秋例余以爲春秋可以無例而禮則非例不能貫也例何所取吾於孔賈二疏中刺取之例立於此凡鄭之註士禮與鄭之註周禮者可參觀而得也例彰于彼凡士禮之所不註與周禮之所不註者孔與賈自默會而明也深於禮者病禮之斷爛而思補其闕承學之士又病禮之繁富而不得其門余特以例爲之階梯而有志者卽以津逮禮無不歸之例而天下亦無難治之經編葺旣竟爲承學導之先路禮堂寫定傳諸其人余猶斯志也

續禮記集說序

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澔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衛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旣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伯璵所撰海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

郊社封禪之類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迂緩庸腐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可以樹一幟者之難也明年奉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檢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畧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如黃東發日抄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如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廣陵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存其說爲迂儒

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刻深之習宋元以後干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跫然喜矣國朝文教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傑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者者丹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廷華皆有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于勝國諸儒遠矣書成比于衛氏減三分之二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四書考異序

前載稱漢儒各習其師所傳音讀既殊字形亦異余嘗
習聞其說而疑之三傳之有異同在漢以前齊楚之語
不相合也元成以上祇易詩書三經而已光武中興十
四博士已立學士各仍其師說當不宜別有異同至熹
平中蔡邕堂谿典等既已刊定六經刻石太學門外後
儒晚學咸來取焉西漢時容有異同迄於桓靈不當
復有鉅鍤也然許慎生於其時說文所引與今所傳迥
異卽其所引石經亦且兩歧其說不可解者一也洪氏
隸釋所載諸碑皆後漢時人他經不復具論姑舉論語

數條鄉黨恂恂劉修碑作遜遜祝睦碑又以為遜遜有
耻且格費氏碑以為且格鑽之彌堅嚴發碑以為鑄堅
涅而不淄費鳳碑以為泥而不滓此等異字若在石經
未立以前不知其何人傳授若在石經既立之後則後
儒晚學仍未取正不可解者又其一也然猶曰漢去今
遠沿及六朝范曄魏收姚思廉之徒皆生經學大明之
日同文同軌較若黑白間引論語孟子往往與何晏集
解趙岐章指之書不合或者行文取巧不必拘定原文
然亦何苦必求異於前人而故驚俗眼不可解者又其
一也吾友翟灝晴江氏窮經矻矻九變復貫以四書為

童而誦習之書窮巷掘門之士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刺
取一聖三賢之錯見於他書者數千百條為四書考異
而欲以余為警衆之丁寧徇路之木鐸過而請序余以
為此非晴江氏之創例也我

皇上重刊經史命詞苑諸臣條其別見者作為考異附
於諸卷之後嘉惠承學之士厚矣所以震聳而驚瞶者
至矣固陵毛奇齡撰仲氏易以異文標於每卦之後義
興任啟運與修三禮取淮南等書之異於月令者附見
本文之下開晴江氏之先者大有人也近奉

諭旨改麋角解為塵角理解精確萬世遵循晴江氏應

運而興於經苑中旁見側出推波助瀾自隋王劭唐陸德明而外未見有其匹矣余老嬾頹廢貧筍儉腹無以益吾晴江也姑以注疏古本較今坊塾板行之本畧一引伸可乎論語自何晏而後晉人解經往往與晏異趨衛瓘讀必有忠信如邱者句而以焉字屬下句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之例子所不者欒肇以不爲否屈孔安國以齋必有明衣屬上爲一章以席不正不坐屬下鄉人飲酒爲一章愚謂齋爲子之所慎應以齋必變食二句合上爲一章食饘而餬至末爲一章中庸素隱子朱子據漢志改素爲索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邱徐邈

以八索爲八素素與索字相近其來已久華嶽之華讀胡化反何承天恐其驚俗則自晉宋以前人皆作如字讀也孟子有攸不爲臣古本爲作唯北人爲唯爲一音而義各別卽子朱子亦以不爲臣解之其誤不知始自何人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章指云萬子萬章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則章明係子字之訛史記云退而與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論疑問答則記之者必萬章之門人尊其師故不名也注疏爲頒行之書世所傳家塾之本又皆家弦戶誦錯出不齊如此二三年來載籍焚如而欲其無少牴牾此必不能之事晴江

此書之作得已哉大學古本子朱子據二程夫子之說
重分章句兼補其闕明儒羅汝芳歸有光及本朝李
文貞公皆不從其言其是非非一二言可了暇日與晴
江氏劇辨之

四書誅茅序

余治經垂四十年蓋嘗上下千古深惟諸儒用意之所
存不但其時地確然可劃卽其淺深曲折之間默而尋
之亦渙然各不相屬約觀其變大畧有三可悉而數也
論語討源於王肅虞翻而何晏集其成在晉則衛瓘樂
肇孫綽諸人爲大師學庸詮義於鄭康成而皇侃熊安
生承其流戴顓之傳梁武帝之講疏又其專門也孟子
經趙岐定其章指而又續注於劉熙綦母遂核其要兩
端盡之名物而已矣訓故而已矣其高者以虛元標清
言之旨其次者以叙述決章句之歸求其心性之微獨

有所契蓋歷千五百餘年而一聖三賢之精意榛芴於
支辭蔓說者嗚呼亦已久矣有宋中葉河南兩程夫子
出取學庸於戴記別孟子於儒家而後四子之書炳若
日月之照臨於下亘若雲漢之昭回於天譬諸闢草萊
夷荒穢伐山通道顯然導天下以大中至正之途則子
程子之功爲大子程子既沒高第弟子游定夫楊中立
喻子才諸人推衍其師說而終未暢暨乎南渡南軒沈
酣於集解東萊論說於麗澤象山詳辨於鹿洞西山陳
善於經筵道大昌矣而子朱子橫翔捷出於其間發羣
言之覆抉百氏之精搜釋融洽粹然聳聖德於三代之

表由其道則爲純儒戾其說則爲雜學譬諸掃秕糠豁
蒙翳廓清摧陷確然返人心於平康正直之極則子朱
子之功爲大子朱子既沒勉齋揚其波雙峯沿其流語
溪助其瀾凌遲迄於近代一變而爲經疑再變而爲帖
括矜式管見之學揣摩徧於場屋蒙存淺達之書講論
喧於庠覺置一喙於聖賢道德之林空疏無據而欲躋
程朱而奪其席者徧宙合而皆是矣然則茅塞之說非
塞其心也是塞程朱之言也是塞孔曾孟之言也南海
李宅心先生閔然憂之沈潛反覆於或問精義其有合
也則疏通以證明之仰而思之而不得其解則旁引曲

道古堂文集卷之四
喻以蘄得乎聖賢之旨而後已其致力專而用心苦當
吾世而有茅塞其心者乎讀宅心之書而有不豁然開
明者寡矣則雖謂宅心功不在朱子下可也余來粵中
開講舍於粵秀山下日以經學廸多士時時取宅心之
書以資誦說而宅心顧獨祈余一言以序其書宅心其
以余爲知言乎其以余爲不茅塞其心乎余固不得以
不能辭也遂書向之所得者以復於宅心宅心謂何如
也

韓氏經說序

說經者自孔子始於易曰說卦自言吾說夏禮繼此則
孟軻氏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
秦燔詩書易以卜筮獨存故漢初有古五子之說漢武
表章六經諸儒皆守其師說其說或數萬言或多至數
十萬言許叔重撰五經異義引古尙書說大小歐陽夏
侯氏說韓詩說春秋說公羊說古廷說皆是物也匡說
詩解人頤衡所說者齊詩也秦延君說堯典二字至二
萬言說亦蔓矣於經無當也鄭康成師馬融於鄭志中
恒引先師之說箋詩引公都子孟仲子之說於儀禮引

舊說注周禮引杜子春鄭司農鄭大夫之說所據者禮
器制度而已名物象數而已其爲說也較易至其注大
學中庸支離蒙晦幾不知心性爲何物逮有宋而河南
兩程夫子出人生而靜天之性則以爲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德產之致也精微而其說至數百言而不止新
安子朱子出宰我問鬼神之名反覆辨難而其理始明
故說經者人各異說斷以程朱而其說始定蕭山韓子
南有生於西河毛氏之鄉而性好說經不肯拾毛氏之
唾餘虛心玩索實事求是歲月積而其說至曼衍而不
可窮竟中庸言慎獨大學言誠意前聖所未發賈馬鄭

王所不能詮者也南有折中於程朱佐之以公孫龍之
奧衍馭之以莊周之汗漫卓然成一家之言是於經術
中特爲其難者也西河氏旣沒度無可與是正者宿春
涉江乞余一序余何知哉知賈馬鄭王之得失而不能
辨濂洛關閩之淺深知名物象數之根歷而不能究天
人理欲之幾微一不得當恐貽天下通經學古之儒之
口實其有所疑亦還以質之南有而已序其作書之意
推其立說之原不啻齒牙不樹頤頤領此區區善於藏拙
之私心也

其立道之風不面齒天不樹廟貽此國善效疎財
口實其存風錄衣豈以費之南面而且氣其於書之意
入既為之發燭一不昏當於天不賦縣學古之詩文
既難於關問之對形賦各妙象幾之琳璽而不銷突天
也正余一氣余餘賦詩賦夏熱淚王之世於而不銷
中林為其難者此西所入則對與與具五香蘇春
矣亦難之及接風之代對與與一宋之言其於對
王限不銷益香此南存世中然跡未對之以公絲

道古堂文集卷之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二

漢書蒙拾序

西漢去古未遠三代之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故識其大
宏規鉅制可與周官國語相參而識其小造端指事猶
見當時風俗謠諺之所尚自宋以來掇拾其解離析其
辭推求遺意以竟此書之體要者約有數家錢文子之
志兵徐天麟之會要審要害原創設此吾所為識其大
者也楊大雅之博聞林鉞之漢雋洪邁之精語蒐蒐瑣

侈斧藻此吾所為識其小者也博聞根據典實不采虛
文漢雋標舉新奇兼收常語精語但取美辭竟遺詮釋
余特參措三書之間決摘微奧慎而不漏該而不侈雖
因實創用貽來學嗚呼不賢之誚吾無得辭焉爾矣而
末學膚受畏良史之繁密昧前哲之艱劬或譏同餽釘
或嫌非磊落則此書之作夫安知不資疎妄者以口實
乎

道古堂文集卷之五

二味 林世魁 大宗 對

後漢書蒙拾序

撰范史蒙拾竟有難者曰蔚宗生宋季之陵遲扇江左
之浮豔曼辭洵美古意寢衰今茲敝敝焉采擷之不已
有說乎曰有是哉子之襲貌而遺神也今夫河洛之區
殷宗之所都而周公之所相也赤伏應符皇圖再造京
縣清密圓首思奮言經術則箋學啟而故訓明言創設
則明堂開而郊祀定樹石乎巽庠勒銘於絕域士生其
間清議嚴於邦刑內學精於聖道解字備九千之文研
京歷十年之久猗與那與煌煌扈扈非蔚宗之筆舌則
不彰抑非蔚宗之論議所得而域也昔黃東發研精六

道古堂文集卷之五

序

二

學而日鈔百卷論范者歎其寂寥郝仲輿撰述九經而
瑣瑣一編采范者尚嫌膚末至若吳興凌氏竊林鉞之
成書侈文林之綺繡空張篇目有班無范蒙竊病之倦
遊伏誦溫故知新微文碎辭詳加甄錄小友周嘉猷復
拾劉昭之注益余未及斐然美備有足多云

道古堂文集卷之五

補通鑑紀事本末序

有宋建安袁氏取涑水之資治通鑑綜其事之頭訖作
為紀事本末朱子比之左傳之有國語世以為知言吾
友錢唐王介眉氏乃起而諍之曰夫建安之書惡得與
涑水衡也不言田制則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運則
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則耕牧戰守之功隳漢唐
治理一也曷為貞觀之政要詳而文景之太平畧也太
子國本也曷為楊勇承乾則詳而臨江東海之易則畧
也后妃大分也曷為飛燕武媚則詳而子夫麗華之立
則畧也不韋以呂易嬴是秦先周而亡馮后酖獻幽文

是魏較晉尤偏清河逆等劉劭高陽罪浮蓋主平津外
寬內深一口蜜腹劍也弔羊販物求利一連檣輕貨也
或隱而不書或大書而特書譬之於數是知一不知二
也是知二五不知有十也然此猶以建安論建安也耶
律鷗張遼海而陳邦瞻不究其終黨項虎視河湟而薛
應旂不稱其始紹建安者如此則建安之緒未終建安
之緒未終然則補編之作其得已哉其得已哉予取而
讀之其比事也若春秋之決獄其著評也若月旦之方
人一以爲建安之諍臣也可一以爲涑水之別子也可
然而其爲之也蓋已勞矣鉤較之抉擿之丹黃甲乙之

自髮未燥以迄於老之將至蓋已三十易寒暑矣夫今
之剽獵於史者有三記瑣微者騰客座之談助掇麗藻
者資韻語之潤色標綱目者供舉場之策問若與之參
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斟酌百度緝熙王猷則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而介眉獨能以史證經以鑑貫史居
則成一家言舉而措之家國天下而裕如所謂有用之
實學者此也方丙午發策介眉引杜甫雲帆轉遼海之
詩謂海運不始於元爲虞山蔣文肅公所擊賞旣從吳
門馮太史在史局草創儒林忠義兩傳藁旣應制府彭
城公聘脩浙志沿革離合之表分晰特詳遂爲全志之

冠其學之可徵者如此故予嘗號於人比介眉於唐杜君卿宋劉仲原父世有讀介眉之書則知予言之非妄歎也矣

中書典故彙紀序

六部卿寺皆有堂屬中書無所謂堂屬宰相雖尊舍人雖卑稱謂以師生而止有畫諾無說堂也宰相不得頤指氣使舍人不肯脅肩諂笑事必統於王言道必由於天憲所以抑旁落之權而重絲綸之掌也七卿以及百司皆鑄印而宰相獨無印印惟典籍司之發科鈔記檔案支俸薪請誥勅不盡關白於宰相所以優賢養老隆公孤之敬大臣不親細事也部寺皆有枝官中書獨無枝官六部有司務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有經歷詹事府國子監有典簿翰林院有孔目待詔中書之典籍

通古堂文集卷之五
五
卽以舍人之俸深者充之一事權而嫻典故所以表丹地之清嚴峻黃閣之方雅而雜流不得參錯其間也卿寺皆有貳有副而左右分中書則以入閣之歲月爲前後輩舍人亦依此例宰相與宰相爲一輩舍人與舍人爲一輩晉侍讀轉典籍卽極之官政地而終身不能易所以重清流之選在雲霄日月之旁資秩之崇庠不計也唐虞官百司空后稷內言典樂皆起於堯時而立相始黃帝其制最古調元贊化論道經邦宏鹽梅舟楫之用負霖雨蒼生之望而道濟天下者中書其政本也宜有專書以鋪張其盛事而隋以前無聞也唐李筌撰中

台志宋曾致堯廣之馬宇撰鳳池錄尉遲偓撰中書故事賀蘭正元撰輔佐記柳芳撰大唐宰相表韋瑄撰國相事狀張廌撰宰相傳畧蔣乂撰大唐宰相錄杜儒童撰中書則例又有唐宰相圖大唐宰相歷任記唐宰相後記唐宰臣錄不著撰人皆唐人所撰也而唐宰相譜則宋李燾所作也燾又撰歷代宰輔年表譚世勣撰本朝宰相表陳繹撰國朝宰口年表并續又撰宰相拜罷錄繼此范冲蔡幼學皆有其書徐自明撰皇朝宰相編年錄而明呂光耀續之龔頤正撰元輔記劉顏撰輔弼名對又有執政拜罷錄本朝宰相拜罷錄宰相年表熙

豐宰輔年表嘉定宰相慶會圖不著撰人皆宋人所撰也元則王恽撰中堂事紀明則陳朝璋撰宰相畧謝鐸撰宰輔沿革雷禮撰內閣行實李載贊撰史閣萬年而爲之傳記者吳震元有宋相傳魏顯國有歷代相傳王世貞有嘉靖以來首臣傳以上凡三十九種見於唐宋藝文志鄭樵通志中興館閣錄及元明傳記所言佚不傳者十之九矣真定梁慎可撰內閣小識內閣起於永樂時梁書祇言有明一代之制耳於歷史未之詳也吾友王君莪山出入省闈者幾二十年畱心典故每逢倖直輒從各房搜考檔案勒成一書證之史冊有涉於中

書者輒加甄錄其目有六曰官制曰職掌曰儀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題名而以雜錄終焉余前所臚陳之書今雖不可盡見而其制與其事尚存也 國朝泰階六符荃宰一德世則世法垂之永久聽其放失斯亦聒筆者之羞而 綸扉之闕事也且夫一書之作義寓勸懲唐蘇瓌所以撰中樞龜鑑宋吳張翼所以撰宰輔明鑑也是必身歷台鼎著書或可昭示炯戒舍人職非南董萬不敢以筆削是非加諸元臣碩輔而題名一門人必詳其顛末其以功名終者則於恩遇詳之其不克以功名終者宋子京引易所謂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剝也天命

道古堂文集卷之五
天討歸之於天而已不與焉老聃彭祖述而不作莪山
非其人哉其自序詳矣而復命余序余所知不能有出
於是書之外者引而伸之而知盡能索矣一得之愚芻
蕘之擇可以炫世不可益莪山也莪山其謂我何

李少宰遺事序

吾鄉在前明時以文章掇大魁者凡二人其一爲少宰
李公旻其一爲少宗伯茅公瓚陵遲至今兩家枝葉皆
衰謝李氏則惟吾執友尚陵鏃厲敦學行能爲一黷之
雋少宰行事著於國史見於鄭曉王世貞焦竑何喬遠
之著作者斑斑可考其佚乃時見於他書蒼而錄之弗
勝瘁也尚陵旣傷門祚單薄世遠物墜先祖懿德懼就
湮蕪思恢大其遺緒以有聞於世舉凡少宰公之行事
之徵於載籍者莫不取而筆諸又凡少宰公之文字之
散於志記者亦莫不取而筆諸總名之曰遺事而徵序

於余嘗上遡魏晉賢哲高朗之士其傳也不全憑藉
史筆好事之徒類皆掇拾其餘論及平昔操履表而出
之今世所傳別傳是也自晉以下有家傳自唐迄宋有
故實有逸事有談錄家自爲書與史館編削相出入間
嘗考之或門人賓佐追錄其典型或後進小生傳述於
故老其以後嗣表揚先德者則不多覩有如常侍言旨
出於柳玼欒城遺言筆之蘇籀武穆金陀兩編進於岳
珂使後人之讀之匪特景仰休風又以見明德畱貽之
遠而子孫之能紹箕裘肯堂構者有如此也尚陵少孤
露節衣縮食慎守先隴粉櫝忌日謀魚菽之祭或至影

質什器祖母高以節終告於當事致旌門之典在昔鄴
侯白衣匡國功成身退史冊書以爲榮子繫作家傳乃
引神仙誕幻之事以實之其說近誣而繫又有穢行觀
於尚陵少宰爲有後矣

以下生之集卷之五
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以編年紀月之法者也宛
陵施侍讀愚山先生其學非一世之學關閩濂洛之學
也其文非一世之文陶杜韓柳之文也位不稱德卒官
侍從先生嘗自編年譜散佚不可復得其曾孫得仍州
守因其尊甫隨村先生所編詩文目錄益以誌狀碑版
之文釐爲四卷以繼先志嗚呼後人誦先生之詩讀先
生之書卽是譜以知先生之爲人而以論其世先生之
梗概亦大畧可觀矣或疑先生行事炳在天壤上宜傳
之國史次宜俟天下後世學者之論定而此譜之作特
出自其孫曾得無私而不公歟家猷而未可以爲國憲

歟而吾以爲得仍亦猶行古之道也在宋范文正之譜
編於五世孫之柔陳忠肅之譜編於七世孫宣子黃豫
章之譜編於孫營葉信公之譜編於子應支在元程雪
樓之譜編於孫世京在明楊文敏之譜編於六世孫肇
吳文定之譜編於五世孫家楨其他子孫之揚其先烈
者如周仁俊之譜文襄劉持善之譜忠愍章應元之譜
恭毅陳其柱之譜文定遽數之而不能終也夫其人苟
無可譜雖子孫不得諂其祖父其人苟有可譜其家庭
之所訓行較之他人不更親且切乎得仍之爲是譜也
何傷夫得仍亦猶行古之道也余與先生爲詞科後起

而與得仍又共列同歲之名因徵前哲之例而序之以
附於私淑諸人之列

道一室文集卷之五
序

羅總戎年譜序

盈天地間含生負氣之倫歿壽脩短其歲月皆可指數
豈況秉五行之秀參三才而超萬類者哉合九州之大
積數千百年之久蚩蚩之氓草亡木卒與年俱盡鄙言
瑣事無一可光簡冊固也其或因緣際會生榮死哀碑
銘刻之琬琰行狀上之史館謚法議之太常鏗鉤炳耀
震爆一時可以傳矣然而以之讐庸愚則有餘以之盟
幽獨則不足時移代易隨飄風燐火而漸滅者又不知
凡幾也余嘗夷考歷代史志傳記紛如年譜概不可見
肇始南宋創爲此例或出自賢子孫之編纂或出自門

弟子之甄綜或出自私淑諸人者之考證年經月緯上法春秋非卓卓度越流輩信今而傳後者不克稱也揭陽羅公在青忠孝淳深早立名節其居家也敬宗收族綿延其世澤克大其家聲其居官也訓卒蒐乘脩明其法制被服於詩書其敦交也推心置腹經畫其空乏周卹其妻孥合河孫冢宰歎爲良有司無以加天台齊侍郎稱爲古儒將不可過余早欽令譽心竊嚮往焉關河間隔合并爲難欲與之定歲寒松栢之久要而不能也而公死矣公子楨佐雞斯泣血從苦由中省記公之言行撰爲年譜一卷年不虛立事不虛附信矣乎其可傳

也錢唐及君藍田受知於公最深欲得高壯深厚之言以耀公於無窮謬乞余序余耄而就荒犬馬之齒徒長行誼無一可以方公循髮自責慙然有餘媿焉而爲空虛無實之文字可以重公乎哉差幸挂名簡末藉公德望而言乃不朽歡欣鼓舞振筆伸紙所由諄復而不能自己也是爲序

自曰世最爲窮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雖而後人不沐煇煌

休寧徐氏新修族譜序

徐自偃王以仁義失國走死彭城故淮泗之間城曰徐城山曰徐山墓曰徐墓昌黎韓子所謂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也洎後東海亢宗攜陵父子高文亮節名炳梁陳兩史而摛以中大通三年出爲新安太守流連山水子孫遂爲土斷新安之有徐氏蓋自此始按梁新安郡領始新黟遂安歙海寧五縣海寧至隋始改休寧二十五傳至榮四公實來徐山之下卜居蓋休亦有徐山也是爲休邑十八派之祖迨及勝國世少衰矣阜上由潭古樓坑田公塘洽陽長干凡七族相率爲應斗之

會歲時上冢烝嘗勿替獨葉祈一族以與宗人不協祭
不偕冠昏不與歲首不相過存長干之裔孫松亭嘗爲
兩浙轉運分司官有餘祿重建世德堂以妥先靈今將
貳守太原復與路口宗賢考證世譜旣成過請予序是
舉也將收葉祈一族而進之松亭爲無忝於先人矣予
竊用有慨焉晉沈警以子穆夫與孫恩之亂逃藏有日
宗人沈預素爲所嫉遂用告官竟不免禍唐杜楚客兄
爲叔父淹譖害於王世充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
於如晦而免之葉祈之隙不大於沈杜賢則爲楚客不
賢則爲預松亭敦忠孝以崇先德合疏屬以泯宿嫌偃

王仁義之風歷百世而未艾吾願葉祈之宗化其風而
不狃於所習水源木本勿至有塞拔之懼斯非徐氏之
厚幸耶

王才美之風烈而世而未艾吾願其文宗於其風而

蕭山王氏族譜序

自來衣冠閥閱之盛莫盛於王氏譜牒之學之詳亦莫詳於王氏齊僕射儉為百家譜光祿大夫遂之續之梁諮議僧孺既集十八州譜又鈔集東南之譜以益之唐宰相方慶既為家牒又為家譜又為王氏集錄故自唐以前江左之文獻惟瑯琊最盛五代喪亂譜牒亡失宋晉國公祐四世有大名於時勳名爛如上掩前烈迄今蕭山之王以晉國為始祖遠有端緒分而為四支衍而為七派散處越中歷四百五十年譜闕有間文學公槐連松道平等慄然懼其久而墜軼也搜輯遺事詳考世

系粲然大備越江具幣謁余而請曰祠所以敬宗譜所以收族吾宗祠之建於苧蘿村者吾宗兆熊實主之昭穆不可不序也匪譜無以爲也晉國公手植三槐於庭藝林傳爲盛事吾家有名淹者嘗爲槐庭濟美錄十卷見於宋史藝文之志宗衮具在惜乎其逸而弗傳也槐等不揣樛昧踵脩其業幸以有成不他人請而獨請夫子一言弁其首以今之通知史學者莫如子覃精譜學者亦莫如子也余閱其書言不崇華事必據實昔歐陽公撰譜亡其名者存其世茲則完備而無闕畧之憾也老泉記族譜亭不肖者面熱而內慚茲則嘉善而無非

種之鋤也信矣乎家之善志也余嘗縱覽天下之籍每歎夸誕而不足徵者莫如家譜或虛張勳伐而考諸信史竟無其名或杜撰頭銜而稽諸職志竟無其官或攀附文人而質諸大集竟無其序踵訛襲繆恬不知怪其故何也古來私家之牒皆上之官齊梁之間不過百家唐高宗命高儉岑文本等撰氏族志至元和時林寶因之以爲姓纂韋述蕭穎士等撰宰相甲族歐宋卽用之以脩唐書其系真其事覈孰敢夸誕以干大戾王氏高鉞鏤之門風承青箱之素業超出尋常百姓萬萬自唐以前在史者若指上螺紋斑斑可考宋以後稍淆矣公

槐等法良史之裁斜行旁上有表有傳八百年之文獻
悉包舉而無遺可不謂賢子孫乎吾願自苧蘿出徙者
以此爲大宗之譜各厘水源木本之思振振繩繩自成
小宗一譜有公槐等之譜例在仿而行之他日止之館
閣其於國史不無小補也夫

余氏新脩族譜序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司農謂繫世
帝繫姓世本之屬帝繫姓詳大戴禮記世本十五卷史
遷據之以作史者也由余相秦而穆公以霸穆公以前
策書赴告不列於盟會由余產自西戎其繫世不得達
於小史族氏無所稽審矣應劭撰風俗通義由余之後
得姓受氏者有三曰由氏曰余氏曰由吾氏皆以王父
名爲氏然則由余二字皆其名而其姓無由知也洛水
程氏以爲王父字爲氏猶仍春秋之例尚未切究也由
氏由吾氏代無傳人余氏至漢世大顯有爲大司馬者

有爲魏郡太守者有爲司徒者鄭樵以爲世居歙州爲新安大族望出下邳下邳之余自吳迄於晉宋遠有端緒綿延及唐族分爲七其枝裔益分散處大江南北歙之乳源實祖下邳爲大宗一遷余岸再徙黃墩再徙朱呈再徙大富山而子姓益蕃同郡休寧之汭川萬川巖鎮大止潛川甲源楊梅塘鑑潭與夫祁門黟縣所在皆有播於浙東者淳安之臨右遂安之九頓開化之當坑衢之常山江山處之遂昌播於江北者池陽建德星源播於江西者鄱陽餘干樂平德化綿亘數千里莫不有
余氏之族屬子姓焉姻親枝葉焉祠宇邱墓焉忠襄公

靖次子復徙常州其弟竦之孫遷信州弋陽合一族而修譜牒莫繁於余氏亦莫難於余氏也崑山之宗老某旁搜遠紹以譜收族而請序於予予嘗備員小史有志於王僧孺賈耽之學出管見以備芻蕘之採余之宗人或不以爲非也姓所以別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瑯琊之王與太原之王是也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申甫呂許同出太公凡蔣邢茅同出周公婚姻不實之此何據也余自唐開元時始有著姓而其地望或在南昌或在洛陽與下邳之余遠不相涉也又曰余與

顧不爲婚顧已姓子孫以國爲氏劉孝標注世說鄭爽
滌撰氏族畧皆引顧氏譜則其譜在齊梁以前明矣顧
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
子爲顧余侯顧余不見漢地理志意必東甌之地不置
縣故漢志不載也然則余之不當通婚姻者宜於由氏
由吾氏辨之余余字畫相近顧余稱謂偶同不當不爲
婚也予老嬾多遺忘所據以匡斯譜之不逮者皆出載
籍之陳言余宗大矣其有閱覽博物撫拾前聞以救余
之失予日望之矣

昌安童氏續脩家譜序

譜牒之學源於世本衍於魏晉盛於齊梁唐初勅脩氏
族志歐公本之以表宰相世系海內門閥無復遺漏矣
童氏出自顓頊老童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子孫散處鴈
門及蜀與閩或徙河南光州五季以前無從溯也其可
考者宋末迄元大德譜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歐蘇
譜例也光州之後扈蹕南渡始家慈谿至元泰定榮一
公爲會稽教諭遂籍山陰童氏至今遂爲山陰人以榮
一公爲始祖何也遷山陰者自公始也其稱昌安者何
也昌安坊名子孫聚族於斯志所居也榮一公以下八

世無譜至儀橋公始葺成之又五世而廷臣公續脩之
迄今不脩者又數十年矣吾友北硯爲實先公遺腹子
母屠孺人教之成立倜儻好施予捐奩田之半爲榮一
公以下祭產又捐贖祭田以祀雲橋公以下歷世脩宗
祀葬浮厝盡心於一本者無遺憾矣感然於族之散而
無統也思脩譜以收之不匄資於宗老不假力於族人
提鉛握槩家到戶說志其生卒婚葬閱數載而後歲事
造吾廬而請曰先生明於史例世所共知也熟於譜學
又非一人阿私好也曩者儀橋公之譜得祁爾光左轄
之敘而彌光今者國祚脩明先世之緒得先生之序益

增重先生之大有造於吾童也豈徒言語文字哉余閱
其譜明祭法謹歲時也凜祖訓遵先德也有功於族有
聞於時者始列傳否則列其行次而已重才猷也婦而
柏舟自矢與女而夫亡守志者亦爲傳否則書其母家
與出適之氏里而已崇貞節也其體嚴其例覈得良史
之法而立近世譜牒家之鵠洵乎其有功於宗祊也美
矣備矣吾無以參一議矣余家世上虞與北硯百里而
近吾宗之譜詮擇無次甚至攀援附會以足成其書余
亟欲修明之卒卒未有暇而耄及之無能爲役矣元和
時林寶作姓纂序天下之氏族而不知已姓之所出余

猶斯病也應北硯之請覲顏執筆有餘愧焉

三
猶斯病也應北硯之請覲顏執筆有餘愧焉
三

亢宗錄序

譜稱伯禹少子封於餘杭為吾杭得姓受氏之始然則
杭固以地為氏鄭樵撰通志畧練於氏族此獨闕而弗
書疎矣他書多引後漢長沙太守抗徐以當杭氏之望
夫徐在度尚傳史策昭著抗之非杭明矣徒以音近字
譌遂使其宗莫辨乎明嘉靖時吳興凌膳部廸知著萬
姓譜迺更兩收之重見疊出尤為荒謬不足與辨自漢
以後統觀全史唯陳一人始見宋藝文志其書名雖僅
存又無爵字里居可考蓋門材之衰謝零落未有甚於
吾宗者也駿於脞言小志目所不遺凡有涉於宗賢莫

不勤爲採綴凡人若干題曰亢宗錄泰倉之武功荆溪
之風雅戚里之懿珪璋特達之秀鄭重而特書之俾增
家牒之重瓜綿椒衍其亦可以興起矣乎其書各體
夫翁亦與尚書史策部著述之非林則矣其以音武字
昔題矣此書亦以對對是以太守計翁以當計刃之
計國以此爲刃浪淋對敵志畧縣然刃也此圖關而
計蘇計高少干佳然翁林爲吾林計受刃之故然則
亢宗錄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序三

西寧府志序

西寧爲漢湟中地武帝築令居之塞以隔絕羌人歷代
以來屢收屢棄唐陷吐蕃宋沒西夏其隸中國之版宇
者十曾不得二三焉皇朝混一函夏薄海內外罔不率俾
世宗憲皇帝策勳青海臥鼓銷烽古所稱不臣不貢之
區悉示包荒之度收而登之衽席割大通以實其後設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歸德以屹於前金城千里所以壯西服而柔遠夷者至矣盡矣黠羗革旅距之心蠕蠕蟬蟬稽首蛾伏遁跡荒遠之外

聖天子憫然念反側之不易安新邑之不易治寤寐謀畧不世出之臣策之以長駕遠馭之術久任而不遷以裕其施設則遼海某公實膺斯寄焉公兼資文武世襲忠孝有古尹吉甫樊仲山之才其於沿邊之要害戰爭之陳迹蕃帳之強弱若聚米於山而算沙於海短長攻守指掌可示經營此土歲踰一紀舉平昔所蘊負者從容而措之增營塢列兵戍折羗氏之逆萌廣

主上之德意兵食優裕民物浩穰隱然張極西之一臂而忘其孤懸萬里之外也西寧文獻寥畧志故不足徵公以籌邊之暇提鉛握槩諏土宜問風俗因以周知塞下之險要發凡起例勒有成書遠道郵書屬予序其首簡夫公之懋績在邊境綿之尸祝著之旂常業可恢廓自信矣一編削之任閭巷之儒所斷斷以爲不朽之業者公猶且專之而不肯多讓何也余觀涼州三明明前後皆著平羗之績跡其見譽於前史者討伐之力爲多所爲善後之策長治之道猶未暇以及焉公遭際
聖明涵濡庭訓深謀碩畫措四境於盤石之安優游命

筆洞夷情而固民氣雖老於邊事者猶噤不敢出一語以相難況沾沾持目睫之論者乎故以文字之役窺公精筆削密鑿裁所以論公似矣其所以知公也淺若夫紆廟堂之憂籌定遠之策斯一編也則公精神之所存而經世之大業出其中固非尠見逃聞之士所能參其末議也已

烏程縣志序

吳興屬邑凡七烏程最爲古縣蠶桑菱蜆之利甲於水鄉秀民畸士項背相望遺文軼事兼兩難盡江都羅公來令此邑凡十五年歲矣公淳深篤懋不恃几案之才而以儒術爲化故其仕爲最久而其治爲最純興廢舉墜漸次就理慨然念前志之荒畧又廢而不續者踰六十載余適里居請事編削石友張君南漪穿穴全史負一代著作之才商榷體例罔羅放失閱歲始克卒業嗚呼採之太史藏之柱下傳世久遠則藉公之實心實政以持之至於文字之役則宋景文所謂事增於前而文

減於昔者吾兩人可無媿色矣緝綴既訖例有弁首遂誌顛末以紀歲月

一六... 志顛末以紀歲月... 而... 來合... 與興... 昌化縣志序

昌化縣志序

唐昌為杭郡屬邑地雖僻左而襟谿帶嶺實為江浙之門戶其山水之靈奧載於圖牒者遽數而不能終也前聞往見事如積薪昔賢之蒞官斯土者屢緝志乘國朝自康熙癸丑迄今又七十餘載書闕有間矣貴縣甘侯慨然引為己任詢諸耆彥起而更新之屬藁粗訖適甘侯以病告歸南城王侯近三來攝邑篆與余有通家之舊踵前事之美狗父老之請謂余精於史例而以筆削之責寄焉周官小史掌天下之地圖達諸王國所以周知其險阨胥掌賢能之書而獻之於王昌邑之險

四
阨與其賢能則固爲民上者之所欲聞者也諸耆彥之
爲斯志也質而不愚侈而有驗發凡起例余或少有短
長之獻而搜採之勤述作之備其可專美哉會王侯調
繁會稽臨邑宋侯奉命來宰唐昌虛懷集益不事更張
亟命開雕將以傳諸永久爲一邑之徵信其用意厚矣
夫一書之成經三賢侯而始克定雖歲月匪遙而措施
之難與其謀畫之委曲周悉非履其事者不能深悉也
若夫增益其所未備修而明之是則後賢之責亦余與
耆彥之所厚望也夫

平陽縣志序

青浦徐侯以終賈之年連掇科第橫翔捷出冠壓儕偶
聖天子欲其及鋒而試俾以親民之任以老其才捧檄
來浙屢宰劇邑平陽爲海疆重地非侯莫克勝任甫半
載而政通人和縉紳耆艾儼然造侯而請曰觀風問俗
經不朽之盛業者非志無徵吾平志之不修者六十有
三年矣官或牽於事民或屈於力因循有待而侯適至
以侯之清嚴則干請不得行而筆削不患其不公以侯
之慈惠則子來惟恐後而費用不憂其無所出侯慨然
從其請禮延名士諉以編香而侯親總其成不一歲而

書成事增文減體裁整密可謂信史矣而侯謙不敢自
是也以余爲更事之智胥識塗之老馬求益其所未備
余何以益侯哉乃綜其始末而序之曰平陽襟江帶海
接壤閩栝東南一大都會也沿元迄明姦宄不靜兵燹
蹂躪幾無寧歲非志無難吾平志亦不難聖王御宇措之於衽席之安休養生息以蕃以育百十
有六載於茲小民蚩蚩咸安於畊鑿而忘其祖帝力之何有士君子享豐亨豫大之福而無一言以垂
之永久是不知怙冒之深仁而溺於玩愒也侯之宰是
邑也爲保障不爲繭絲興水田築陂堰建學校崇禮祀

弭萑苻明斥堠廢者以修墜者以舉寤寐飲食無一日
不取閭閻之疾苦而熟籌之則是志也雖邑之地乘實
侯之治譜也今且三年報最將爲 國家霖雨以慰蒼
黎之望平邑特其小試而不足以竟侯之功業以余之
棲遲衰老無所用於世乞侯之餘光亦得挂名簡末有
厚幸矣

天下名山有八三落荒微五在中國華其一也南瀟北
恒皆不得與中國名嶽有五華崛起於西陲絕所附麗
而名號特尊自秦連言之則曰秦華自嵩連言之則曰
嵩華其地環帶黃河其神配極少昊實秦隴之襟喉而
嶠函之門戶也吾友姚君素山有振古之才一行作吏
蜚績米脂量移華陰實華山社稷尸祝之吏齋祓神明
肅將祀事然未敢以遊歷肆其輕心也五年之中兩主
雩禱三陪使節巨靈之蹠仙人之掌上下循覽洞在心
目慨念記載闕如無以流示千載暇集賓僚纂爲山志

華岳志序

天下名山有八三落荒微五在中國華其一也南瀟北
恒皆不得與中國名嶽有五華崛起於西陲絕所附麗
而名號特尊自秦連言之則曰秦華自嵩連言之則曰
嵩華其地環帶黃河其神配極少昊實秦隴之襟喉而
嶠函之門戶也吾友姚君素山有振古之才一行作吏
蜚績米脂量移華陰實華山社稷尸祝之吏齋祓神明
肅將祀事然未敢以遊歷肆其輕心也五年之中兩主
雩禱三陪使節巨靈之蹠仙人之掌上下循覽洞在心
目慨念記載闕如無以流示千載暇集賓僚纂爲山志

升中之柴燎有徵祭告之洪勳應著纂言紀事以備
聖天子西封之掌故夾王車而待 顧問亦守土之臣
之責也夫山海經志於伯益四荒之外靈奇恍惚之神
幽怪神姦之物皆禹迹所到耳目所親接故焚山烈澤
功配決排水經注於酈元議者謂其詳北而畧於南漸
江葉榆諸水皆托跋之地形所不隸僅藉傳聞難免疎
漏素山有伯益之勤而鑑酈元之簡奮筆於漢唐封山
刊石之餘燁燁煌煌宏我西服功不細矣佗來徵序余
寤寐三峰苦無九節之杖敢侈然應命寫金天之靈爽
乎昔王元美未嘗遊華李于鱗於青柯坪爲之牽連題

名蓋靈嶽名區得厠足其中者爲榮遇素山不肯自私
翼余之尻輪神馬於數千里而爲之駕此物此志也

其亦之武神麻風燒千里而為之驚北山北志也
谷蓋靈巖谷風醫風風其中香欲樂與素山不骨自味

東城雜記序

吾杭會城之東遮列雉而裁宇者幽棲地僻學圃以悅
生紫茄白苧青菘赤甲之屬綠畦被架貫四時而恒春
魚陂千石依梅水為盈縮不種自饒居民勤織作繰車
緯篋接響連簷與耳謀者若水激之淞漉鼎沸矣賈區
所聚亦有牛醫馬磨販脂賣履吹葦簫織藜苳之輩插
置其間俗儉而風茂美以故蟬蛻泥滓者擇地高蹈恒
窟棲焉鑿坏為門把茅蓋屋攬水竹以清心魂謝影纓
而迴俗駕蒿牀煨火諷詠內書甄障施廚咀嚼道味同
塵采真此其選也亦有國老引年依風繩谷洛社高耆

英之名梁書創止足之傳折齒效其步趨小冠別爲風尚後賢尋白雲之堂歸路是樵風之徑流風未沫陳迹履綦更有名詮鉤黨人目清流汝穎仰月旦之品題黥歛結桃源之會課墨兵乍灑筆陣橫飛詩則臞軒著評書則懷瓘估直文則彥和程材畫則洪谷傳法醉鄉遵皇甫之科條茗酪藉伯審所辨記斯誠離騷之博徒藝苑之別子矣抑匪特興寄遠也蓋亦有禪悅焉赤華雞棲青豆蜂宿昫衣交臂齋板倦聽借禪榻以驗鬢絲拈瓶花而參密旨千函榆櫺信地繙經一握松枝彌天選佛真可以破除結習淬練智光號此樂邦洵非妄爾吾

友樊榭山人業茲者蓋二世矣延年鄰芳菊之谿名士住青楊之巷溯沿往事特創一編指形勝於瀼東瀼西敘土物於舍南舍北搜遺采隱抑揚寸心比城南之紀遊揭東園之友說蓋今世之耐得翁癸辛老人也昔圈稱紀載陳畱周處掌錄陽羨遠則根括四境近猶敘說一州若其撮舉方隅瑣陳街陌言不滿萬體兼數家譬之秦中歲時嶺南異物襄陽耆舊益州名畫洛陽伽藍吳興園圃合爲一書各臻厥美求之簿錄古無其倫不佞屢偕客座提耳舊聞研京鍊都殆將一紀而是書乃克寓目信乎艱矣因條其大概而序述之如此

塘棲志畧序

棲水去北關五十里以一橋爲之鎖鑰夾岸築塘市塵
隱賑澀喜舉糶聲沸水面百貨充牣工匠斤削之具靡
不具水僅三里亦一小聚落也俗稱塘棲以有石塘南
岸兼有廊也夫百步之內有芳草十室之邑有忠信棲
雖壤地褊小高賢棲託風雅聿興卓呂丁吳諸大姓矯
尾厲角崢嶸於勝國之季聲妓園林號稱極盛數傳而
後樾館之書竹里之著述皆已蕩爲烟雲水山之墅景
薇之堂析而爲薪夷而爲菜圃寒蛩怪鳥叫嘯於荒烟
喬木之上下扁舟來往憑弔無由緬遺事而悲涼續琴

尊而聞寂感慨繫之矣然而人往迹畱燕語叢談一二
載筆之流猶能欵欵道往也北郭何東甫氏因前志少
加翦薙不以爲備邑乘者之助徵文考獻過客以之津
逮騷人於焉取材庶乎其可也

理安寺志序

理安寺緣始有唐絕續之關綿延迄今約有三變吳越
開基一也法雨鼎建二也磬宗荷 兩朝不世之遇法
域宏開 恩膏疊沛三也龍象護持興替有運不有紀
載後將何稽向有寺紀四卷法雨大師所手定也斯時
規條初設詮次未周抱殘守闕畱以有待智朗上人承
諸尊宿之後節縮衣食誓發宏願欲以世出世間之文
字成佛法之金湯禮幣及門請余秉筆小友周進士辰
告湯孝廉韡齋爲余先撰長編芟薙繁冗別爲八門釐
然完備旣輟簡或設主客之辭以相難曰阿難號多聞

而文殊又欲離語言文字斯志之作其爲選事耶抑亦
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耶余應之曰奚爲其選事也善
則歸君臣子之義矧其君有善而可以愬置之茲寺之
興出自 天家締造內府之金錢尚方之巧匠錫賚便
蕃古無倫比 天章下賁照耀山谷大衆安居飽食宜
如何仰荅高厚而不努力以竟成前人之緒與夫蚩蚩
貿貿而忘所自來卽違淨明忠孝之旨每一念及通身
汗下此上人惟日孜孜不遑暇逸葺完是書之本末也
嗚呼創寺難也創志亦難也前人爲其難上人不肯獨
居於易勞心焦思首尾十年而後乃潰於成其用力勤

而志亦堅且確矣余生長是邦食毛踐土與上人同在
併覆之內思報 國恩惟有文章鬱忠孝之忱借寺志
畧一見端後有覽者或亦鑒其志而深許之也夫

兩浙經籍志序

兩浙經籍志序

雍正辛亥春制府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予以譴劣謬
從諸老先生後磨鉛濡卓得與於編削之役經籍一志
所創藁也吾浙文獻甲天下漢晉以還經業彪炳雖以
齊梁雕刻藻繪之習吾錢唐東陽武康諸儒者猶能以
疏注聖籍顯聞於時厥後派衍而支分南方綴學之徒
郁郁乎文雲興霞蔚今欲網羅放墜成一家簿錄溯鄭
荀之發凡變王阮之體例部分而件繫之商榷源流其
難有二不詳練人代之郡望則甄綜必漏望岱宗而迷
白馬遊赤水以喪元珠伐山未周網材匪易是謂疎畧

其弊一不統觀全史之鴻裁則詮貫無次劉歆列孟子於兵家陽尼表佛道在史錄天吳紫鳳顛倒其機杼鹿馬元黃迷離於形似是謂馳繆其弊又一惟予核丹篆之詡揚逮虞初之諷誦縉紳脞說崔張小文審隅曲其可觀雖論癡而必錄閱月凡九廼克成編爲卷五爲目五十有九爲書一萬五千有奇方之前志訂訛補闕其亦畧備也已無何制府朝京局事大變狐憑虎以作威蜮含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時令地理非史天文律歷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用醫家不宜更分經方針灸樹頤胲而插齒牙沸吼吹唇牢不可破予

援四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鄱陽之書以證之益復中其所畏倡爲鴟張狼顧之談以濟其鷓鷯腐鼠之嚇

謂

聖天子稽古嚮學將按籍而開獻書之路封疆大吏慮不能盡應以裨乙夜之覽至或郢書燕說記醜而博貽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解之不能爲累滋大又或草莽之私史孤憤之離騷將吹毛以索疵必傷桃而戒李凡茲數說轉丸飛鉗恫疑虛喝當局秉筆者舌撝頸縮大有戒心肆意塗道無復詮整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見刪家猷國獻之章程因運移而并廢續鳧斷鶴

取笑通人今世所行本是也予復移書中用事者責其
匡正大指言經籍之設所以補列傳闕漏班固不爲馮
商立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昫不爲劉蛻立傳而
文泉子則志於經籍諸餘史體僂指不勝反復申明蓋
將以救也之人亦復牽於時勢依回遷就二三其德是
書遂不可復矣嗚呼余生孱蹶闕堂鬪穴本所不關因
次舊藁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若此若夫挾鼯鼠之能
擢象犀之策俗監稱奇求名不得至有閭巷窮餓之儒
蠹簡沉淪銘於心抱發潛采隱畧有微長然此皆取信
於闔棺不爲達士貢諛亦不爲窮交標譽德我者曰春

秋罪我者曰春秋悠悠同異吾何嘗焉

黃氏書錄序

江寧黃俞邵氏蒐輯有明一代作者詳述其爵里門分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子披覽粗竟竊歎俞邵用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試也往者傳尚書維鱗編纂明書標王守仁以勳武列沈周唐寅於方技至鈔文淵總日以志藝文三長之士恒相顧而齒冷既而橫雲山人奉勅重編始依俞邵本爲準的特去其幽僻不傳與無卷帙氏里可考者稍詮整有史法今之爲此志者既不屑蹈襲其舊又不克詳考四代史志之源流又不能悉知篇目存佚之數更思恢張以所未備并取前世之

進古堂文集卷之六
書而附益之是何異秦延君注堯典劉孔昭賦六合也
今夫蘭臺志漢何嘗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後非此不彰
于志寧等編隋書合五代以成志匪特補宋齊兩書之
闕且以訂范曄以下不著經籍之非史家自宋志藝文
以後遼金元以來公私著撰皆渙散而無統不佞補輯
金史嘗次藝文爲一卷遼元二代見於王圻續通考焦
竑經籍志者又雜亂少體例觀俞邵所排比自南宋以
迄元末皆以燦然大備蓋其志直以中經新簿之責爲
已任爲有明二百七十載王阮惜乎其不得與於館閣
之職也辛酉春不佞修浙志經籍需此書甚亟當湖陸

陸堂檢討嘗攜二冊來有經史而無子集暨居京師句
甬全孝廉復攜五冊見示皆從史館錄出祇有明人而
缺南宋以後諸公蓋爲明史起見固未知俞邵網羅四
代之苦心矣第神宗時張萱吳大山等重編內閣之目
他書多訛闕不可信獨地理一類詳核不支俞邵親見
此書乃獨不之采用所挂漏者夥頤爲不可解因取所
聞見者稍足成之一則以備史職之考信一則以完此
書之缺遺且慰俞邵於九原也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一六
書之短數且感會始於此風也
開良善辭式短之一以翰文輝之
其善代詞不立采用也其辭
辭善矣情關不何計也
外之苦心矣故雖宗朝悲
楚南宋以發前公益為
前全表願對辭五冊以
對辭餘情皆辭五冊來
西雖年集豐氣京前

律呂管見序

自昔儒者曷嘗不通鍾律哉梁則沈重隋則盧賁何妥
唐則祖孝孫宋則胡瑗沈括范鎮皆夙有神解言立而
法垂迨元以後李察兄弟朱載堉邢雲路諸人轉相祖
襲得失參焉橫覽一世大抵雕文飾藻之士半天下求
其遊神淡漠冥心於天人之原窮要眇於七始五聲之
際者蓋千萬而不得一矣婺源江先生永自其少時恥
為俗學默思而深湛著律呂管見二卷匪獨啓陳蔡兩
家之橐籥并前後漢志二千年所未定之理冰解的破
灑然無滯余讀之卒業而竊歎絕學之難也李淳風與

修五代史志號爲通儒及觀所撰晉志因循司馬彪何承天之舊未敢出一議以相折難則雖謂淳風不知律呂可也淳風且然後代史官焉能度越卽以諸史言之修志體例律與歷并歷詳一朝所行用者唐以大衍宋以十六家金以天會元以授時大餘小餘半少半太望差朔差會限會日諸法猶能與天官推較取備史書至若聲音之道通于神明太常樂工縱有杜夔和峴萬寶常其人萬不能執樂按器前席而與之攷業且由俗樂以證雅樂其流可合其源益疎而欲深探其終始推尋於空積忽微之數則非心知其意者不能矣故曰律難

於歷先生荒邨寂寞投老著一家之言儀甫寅旭太冲定九諸老人相繼殂謝不能起而與之上下其議論獨非莫知獨是莫曉豈非當世之所謂孤學哉史館編摩豈竟無須乎此特以力微而莫能一爲援手序是書竟不禁其歔歔索息也

